

年少星火

譯編 部輯編局本/著原 蘭海·勃羅



星
少
年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④

書叢著名學科復光

SF 4



④書叢著名學科復光

年 少 星 火

著原 蘭海·勃羅

譯編 部輯編局本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是本局由風行各國科學幻想小說中，精選出來的。每一本都具有其代表性。

科學小說是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未來世界的預測，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拓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對於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光復書局發行人 林春輝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餘年以來，由於科學先進國家的不斷努力，人類活動的範圍已經從地球伸展到浩大無際的太空。我們在讚嘆這些成就的輝煌、偉大之餘，不能不奮發圖強，推廣科學教育，冀望在未來為人類謀求福祉的事功上，發揮我中華民族發明創造的固有智能。

提到發展科學教育，可真是千頭萬緒，正規的學校課程，和公式化的教材傳授，固然重要，但是如何散佈科學種子，使科學思想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裏，普遍地深深紮根，尤其是重要的工作。光復書局年來陸續出版了「國民的科學」和「幼兒的科學」等，正是因應了這種迫切的需要，現在又選譯世界著名的科學小說，轉為「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把這項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選集分期出版，不僅適合少年學童閱讀，一般社會青年亦可藉以啓發新知。

科學小說，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

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此神奇世界的預測，因為它能以活潑的文藝形式，表達嚴整的科學觀念，對於工商社會中緊張繁忙的生活，最爲具有平衡調和的作用，對於耽於幻想，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闢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因而每一本科學小說，往往就是若干系列研究實驗、發明創造的前驅。它向科學家們提示了前進的目標。

我國正值發展科學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從事光復建設的伊始，光復書局斯集的出版，實在值得欽佩和贊揚，這裏申述個人的一點感想與期望。

包惠珍

獻給讀者

漆黑而神秘的夜空，閃爍着無數鑽石般的星星。其中，那顆顯得格外大，且放射着奇異的光芒的，便是火星。

距今大約一百年前，人類便開始對火星作有系統的觀測，然而，到目前爲止，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火星是一顆充滿神秘的星球。因此，大大地引起人們的興趣，而成為許多太空科學小說的題材。

這一部「火星少年」，以十幾年後，人類的科學已發展到頂峯時期爲背景的幻想小說。到了這時候，地球人已在火星開闢殖民地，許多移民開始在火星上從事開發工作了。

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個名叫吉姆的少年，其他還有許多從地球移民而來的人，及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火星人等。其中，作者特別用心描寫一個名叫威利斯的火星動物。威利斯跟吉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雖然嘗到很多苦頭，但彼此之間的友誼始終未受到外力絲毫的影響，而且，最後竟成爲維繫地球人和火星人一股很大的力量。

除了地球以外，如果別的星球也有「人類」居住的話，那必定是一種跟地球人完全兩樣的生物。但是，怎樣才能將這些「人」和地球人維繫起來呢？作者海蘭說，是愛與瞭解。

海蘭是美國有名的科學幻想小說家，著有「重遊消逝的過去」、「太空戰爭」以及「火星少年」等數篇少年太空科學名著。

在今日，火星深藏着許多奧秘，幽幽地放射着妖異的紅色光芒，可是日新月異的科學，即將把隱藏在太空深處的謎一一揭開。

編者 謹識

人物介紹



吉姆——本書主角，是一個聰明伶俐而且有勇氣的少年，他和

和父親、母親及妹妹費麗絲一同住在火星殖民地。除了富蘭克外

，他還有一個名叫威利斯（火星動物）的好朋友。

富蘭克——吉姆的好朋友，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少年。他和吉

姆一起離家，到火星唯一的學校唸書，後來因威利斯的緣故，和

吉姆作了一次長距離的冒險旅行。





第二

第一章

目錄

冰車上	一一
巧遇火星	二一
真摯的友情	二九
侯基校長	三九
精明的史密斯	四九
半夜裏的爭吵	五六
吉姆的憤怒	六四
校長室的密談	七〇



威利斯——是一種會說話，有思考力的火星動物，能够把聽過的話或曲子，一字不漏地重覆出來。它和吉姆之間不平凡的友誼，使吉姆嚐到許多苦頭，但也因此成為維繫火星人和地球人的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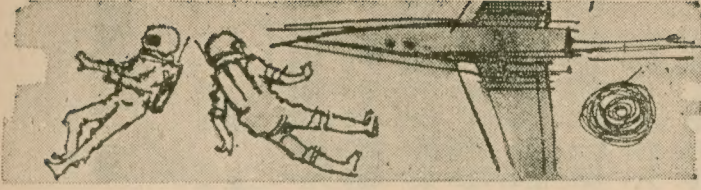
吉哥——是具有高度文明的火星人，有三條腿三隻眼睛，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邂逅了吉姆、富蘭克和威利斯，並和他們成為好朋友。他可說是火星人的代表，曾經在吉姆和富蘭克遇困難時幫助他們。

侯基——是火星上唯一的一所學校的新校長，他曾經在地球上擔任陸軍官校的校長，因此完全以管理軍校的方法來管理學生，而引起全校學生的不滿。



第二章 カニル 五光

逃.....	八二
撤棄.....	九〇
無人小屋.....	九六
駭人的沙漠甘藍.....	〇三
追蹤者.....	一〇
吉哥出現.....	一九
奇妙的世界.....	二五
老火星入.....	三一



第三章 カニル 五光

逮捕令.....	三九
居民大會.....	五〇
移民團北上.....	六二
監禁.....	六九
開始行動.....	八七
氣壓一直降低.....	八九
衝過死亡的圍牆.....	九三
兩個人都消失了.....	一〇三
火星自治宣言.....	一一二

第一章

冰車上

火星的早晨，非常涼爽。

今天是吉姆和富蘭克啓程到學校去的日子。吉姆和富蘭克的家人，爲了歡送他們倆，大夥兒一清早就聚集在西托利運河車站。

由於黎明將到，暖風使氣溫漸漸上升，但是溫度仍然在攝氏零下三十度左右。整個托利運河結成微帶青色的冰板，看樣子今天是不會溶化的。車站旁邊，從薩帝斯來的冰上郵車，用她銳利的滑行輪壓着冰面，靜靜地停在那裏，等着學生們上車。駕駛員則忙着裝載行李。由於火星的氣壓與地球不同，因此人們在沒有調整氣壓的屋外時，必須戴火星帽。吉姆的火星帽漆着虎斑，富蘭克則漆着土人經常塗在身上的鮮艷色彩，而吉姆的妹妹費麗絲用的



是彩虹的七色圖案。一看就曉得是誰。可是，大人們戴的是同一樣式而且同樣色彩的火星帽。因此，除非由個子的大小或身裁來判斷，實在看不出誰是誰。

開車的時間快到了。

「吉姆，要保重身體啊！搬家的時候再見。」父親摸摸吉姆的頭叮嚀，然後拍拍吉姆懷裏的一個怪圓球體說：「威利斯，乖乖啊！」

母親擁抱着吉姆，並將自己的火星帽壓在吉姆的火星帽上，有點傷感。

「這樣小小年紀，就讓你離家……。」

「媽，不要這麼說嘛！」吉姆說着，用勁摟住母親。

「請大家上車。」駕駛員在喊。

「再見。」吉姆剛說完，覺得有人從背後拉了他一下。回頭一看，原來是馬克博士。馬克博士是他們家的好朋友，一向很喜歡吉姆。

「吉姆，小心啊！不要太胡鬧。」

「謝謝，博士。」吉姆轉過去，將學校發的免費乘車證明書遞給駕駛員。

「噢，你們兩個都是免費客人嗎？今天沒有什麼客人，你們如果願意，可以上瞭望室去看風景。」

吉姆聽了駕駛員的話，一股腦兒便爬上駕駛臺後面比駕駛臺高一層的瞭望室。富蘭克也跟了上來。

不久，冰車帶着從渦輪機傳出來的隆隆吼聲，伴着緩緩的起伏向前開動。兩邊的河岸往後飛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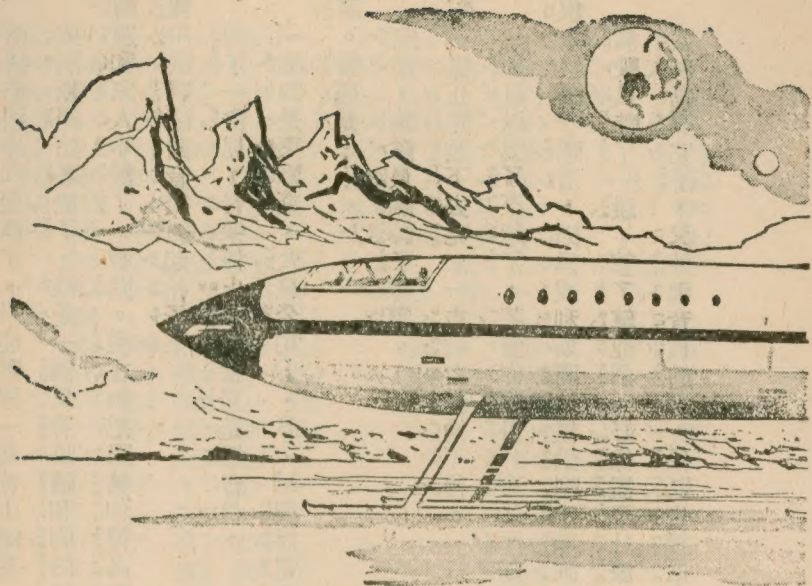
冰面十分光滑，有如一面鏡子。轉眼間，速度已達到每小時四百多公里了。看到駕駛員脫了火星帽，吉姆和富蘭克也將火星帽摘下來。

「好舒服啊！」富蘭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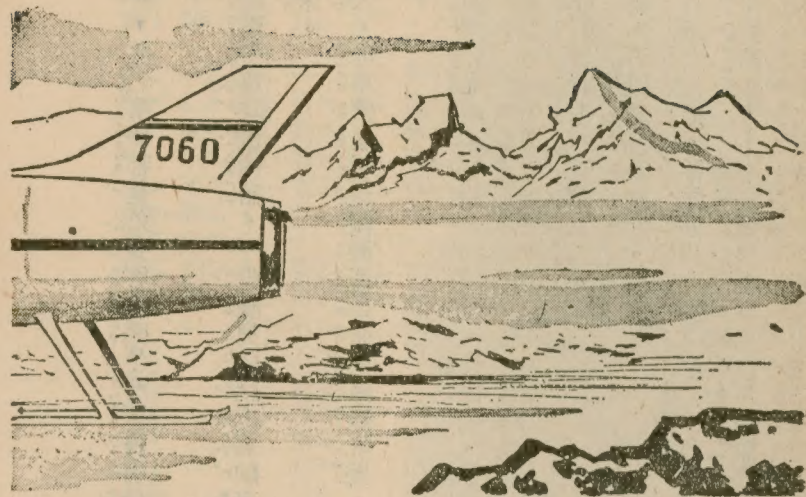
「嗯，可以看到地球呢。」

他們倆的故鄉，浮懸在東北方太陽的上面，在暗紫色的空間閃着藍光。地球旁邊——肉眼也看得很清楚——有一顆很小的白色星球就是月亮。

不久，在離北方地平線不到二十度的地方，出現了一個火星的外圍衛星萊默斯，光度不



現。
駕駛員按下收音機的電鈕。利那，美妙的旋律，抵消了渦輪機單調的響聲。那是二十世紀芬蘭的音樂家西伯留士的作品。在火星殖民地，所有文化都是從地球借來的。吉姆和富蘭克根本不知道西伯留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音樂家。



強，活像一只青白色的小圓盤。
火星的內圍衛星扶玻斯尚未出現。在吉拉地方每天都會出現兩次，不過，都不會停留一小時以上，而且絕不會超過地平線八度。白天，它躲在地平線下，晚上又因天氣奇寒，所以也沒有人會特地跑出門外觀看。吉姆也只是在搬家途中看過一次而已。
富蘭克將視線由地球移到萊默斯。
「請駕駛員收聽廣播好不好？」他建議道。
「聽廣播不如看風景。」吉姆不贊同

兩邊的河岸又變高了，只能看到一些冰山峭壁。他們倆靠在椅子上閉目沉思。

威利斯開始跳動了，牠是一個長着眼睛和腳的球體，全身毛茸茸的。爲了帶牠一道來，吉姆還和家人爭辯了一番呢。現在牠把眼睛伸得高高的，對周圍的景色投以好奇的眼光，然後竟用眼睛隨着音樂打起拍子來。

過了一會兒，音樂停止了，接着是播音員。

「這裏是萊默斯，火星公司 D · S · M 廣播電臺。請收聽經由薩帝斯轉播的葛來博士的演講。講題是……。」

突然，駕駛員關掉了電源。

「我正想聽下去呢。」吉姆有點捨不得。

「別自以爲了不起了，其實你懂得什麼？不如好好睡一覺。」富蘭克說着便閉上眼睛，但根本沒法子睡着，因爲威利斯開始模倣剛才聽到的音樂。

駕駛員嚇了一跳，望了望他們，好像說了什麼，但是他的聲音被威利斯的音樂蓋住了。威利斯唱完了，又連播音員的那一段話也模倣出來。

「你們帶了錄音機嗎？」駕駛員問。

「不，是巴恩沙（動物名）。」

「什麼？」

吉姆將威利斯提起來，介紹給駕駛員：

「是巴恩沙，名叫威利斯。」

駕駛員眨了眨眼睛，懷疑地問道：

「那就是錄音機嗎？」

「不，是巴恩沙，名字叫做威利斯。」

駕駛員覺得莫名其妙，他改用自動駕駛，也登上瞭望臺。

「我還以爲是排球呢。」他搔搔腦袋，好奇地瞪着威利斯。

「牠叫威利斯。威利斯，說『你好』啊！」

「你好。」威利斯立刻照說。

駕駛員苦笑了下：

「是不是鸚鵡的一種。」

「不，叫做巴恩沙。牠也有正式的學名，意思是『火星上的光頭』。你從來沒見過吧！」

「嗯，我第一次看到。你看，多少錢可以賣給我。」

「威利斯嗎？不行啊！」

駕駛員失望地回到駕駛臺。走了一半又回過頭來注視威利斯。

他們從旅行袋中取出三明治。吃完後又睡了一覺，但因為車速減低，他們便醒過來了。吉姆揉了揉眼睛，一副渴睡的模樣。

「怎麼了？」

「快到西尼亞站了。」車子一停，駕駛員便說：「好，下車去吧，太陽下山前要回來啊！不然就把你們丟在這裏了。」

巧遇火星人

西尼亞站位於西托利運河和伊羅河的匯流處，距離古都西尼亞大約五公里，只有幾間小吃店、休憩處和小倉庫，顯得十分荒涼。

西尼亞街上的高塔像根羽毛，浮懸在東方天空中，有一種超越塵世之美。

駕駛員走進一家小吃店。吉姆本來打算到街上去看看，因為富蘭克主張先吃點東西，所以他們倆也走進去，要了咖啡和熱湯。

過了一會兒，駕駛員抬起頭來，向坐在他旁邊的一個男人說。

「喬治，你看過那東西沒有？」

駕駛員指的是威利斯。

喬治一身兼跑堂、會計員、休憩所管理員、站長、火星公司經理等數職。他向威利斯瞞了一眼。

「看過。」

「看過？在什麼地方？有沒有辦法買到一隻？」

「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我常常看到火星人帶在身邊。但是，並不多。」

喬治似乎沒什麼興趣，說完便繼續看他的報紙。那份報紙是紐約市兩年前出版的。

吃完東西後，吉姆和富蘭克便起身。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喬治問。

「想到附近看看。」吉姆回答說。

「最好不要到街上去。」

「爲什麼呢？」

「火星公司禁止我們隨便到街上去。西尼亞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值得開發的地方。」喬治

說完，又繼續看報。

吉姆想追問，富蘭克却拉了拉他的袖子，所以也就沒有開口。

「我們何必講，偷偷溜出去就是了。」富蘭克說。

「他們會不會追上來？」

「才不會呢！外面這麼冷。」

「好罷。」

他們兩個朝東邊走去。路很不好走，不僅沒有像樣的道路，而且運河沿岸的各種植物更盡量在擴張它們的地盤，想多吸收一點午後的陽光。還好，火星上的引力很小，所以走起來還不算太吃力，不一會兒，他們已走上伊羅運河的河堤，再沿着河堤走向街去。

河堤上的石板路，走起來十分輕鬆。運河的水面，雖然還有部份結冰，但空氣已經相當溫暖。偶而一陣微風吹來，覺得很涼爽。太陽高掛在天空中。他們倆從早晨離家後，已經朝赤道方向跑了一千六百公里了。

「很暖和，威利斯要下來。」威利斯說。

「好，小心啊！不要掉進運河裏。」吉姆不大放心。

「威利斯不會。」

吉姆把牠放下來後，威利斯便在河堤上東蹦西跳，顯得十分快活。並且，時而鑽進樹叢內，活像一隻小狗。



大約走了一公里半，他們碰到了一個火星人的。以火星人的標準來看，他並不高，大約只有三公尺半左右。他用三隻腳佇立在那裏，好像在想什麼似的。不過朝他們這邊看的那隻眼睛，始終未曾眨過一下。

吉姆和富蘭克不再談話，小心翼翼地走過火星人的旁邊，深怕撞到他。但是，粗心的威利斯却偏偏跟火星人的腳撞個正著。

火星人看了威利斯一眼，順手把他抱起來。

「請你把牠放下來。」吉姆大聲要求，可是沒有得到任何反應。

吉姆急忙轉向富蘭克。

「富蘭克，請你告訴他。我不會講。」

吉姆不懂火星人的語言，富蘭克稍爲懂得一點，不過，只比吉姆稍爲強一些而已。火星人的語言，發音相當困難。有很多人說講起來喉嚨會作痛。

「怎麼告訴他？」富蘭克問。

「告訴他把威利斯放下來。」

「不要緊，火星人不會隨便傷害人的。不過，試試也無妨。」

富蘭克開始講話，樣子很古怪。結結巴巴搞了半天，却毫無效果。

「沒有用啊！吉姆。」

「威利斯，威利斯，你不要緊吧。」吉姆急了。

「威利斯沒有關係。」



火星人的頭晃了幾下，好像這才注意到吉姆站在他身旁。

他用一隻手抱住威利斯，伸出另外兩隻手將吉姆抱了起來。於是，吉姆的眼睛正對着火星人的眼睛。火星人將頭前後搖動，交互使用三隻眼睛觀察着吉姆。

吉姆第一次和火星人靠得這麼近。他有點怕，便用力掙扎起來。忽然，從頭頂上傳來火星人的聲音。但是，吉姆聽不懂他講了什麼。那聲音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可是，好像有點親切感。吉姆不再害怕了。相反地，有一種莫名的感覺，好像這個火星人就是他多年的摯友。

火星人又講話了。

「富蘭克，他說什麼？」

「他好像問我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吉姆考慮了一下，說：

「你告訴他，我們要跟他一起去。」

「什麼？」

「你放心好了，我很清楚。」

「好吧，我告訴他。」富蘭克用火星語回答。

火星人縮回一隻腳，大步走向街上。富蘭克拚命在後面追趕，但怎麼也追不上。

「等我一下。」富蘭克大聲叫喊。

但是他的聲音被火星帽擋住了，聽不清楚。

「威利斯，告訴他，請他等一等富蘭克。」吉姆說。

「等富蘭克嗎？」

「是的，請他等富蘭克。」

「知道了。」

威利斯向火星人講了幾句。火星人真的停下來，並將第三隻腳放到地面上。富蘭克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過來。火星人沒有等他停住腳，便從吉姆身上放開一隻手，將富蘭克抱上來。

「放開！」富蘭克大聲叫嚷。

但是，火星人根本不理會。這一次他用三隻腳走路，這種走法好像有兩隻腳同時接觸地

面，顯得不穩定，可是速度驚人。

威利斯高興異常。吉姆的頭離開地面差不多有三公尺，所以附近的景色看得很清楚。七彩的西尼亞塔跟吉拉克斯的塔有點不同。這兩個城市根本就不相同，好像代表兩個風格不同的藝術家的思想。吉姆不知道這個高塔究竟是什麼時候建立的。

火星人正在深及腰部的植物叢中走。寬大的葉子，向外盡量擴張開來，好像要設法多吸收一點陽光似的。這些葉子，一碰到火星人的身體，便縮捲起來，但馬上又伸展開來。

真摯的友情

前面叢叢內有一條道路直通地下道。

雖然他們已經走進地道內幾百公尺深的地方。但是四周仍然像白天一樣光亮。光線從四面八方照射過來，而且從天花板上照射下來的光線還特別強。這個地道如果以地球人的標準來衡量，好像寬大了些。但是很適合火星人的身裁。他們沿着地道走下去，在半路上又遇到幾個火星人。

有一次，帶路的火星人，從一個直徑差不多一公尺大的圓形物體上面跨過。吉姆爲了察

看究竟，回頭仔細看了一看。出乎意料，他發現那個圓形物體，竟是將身體蜷縮成球形的火星人。全身只有背部露在外面。火星人一——現代的，有高度文明的火星人一已經不再多眠了。可是，古代的火星人要冬眠的。因爲，他們的身體構造適於蜷縮成一團，以防體溫和水份散失。

現在的火星人，據說一定有什麼不高興或在盛怒時才會蜷成一團。這種情形，如果在地球上，可能就要動武了。

第一次來到火星的地球人，因爲不知道其中原因，經常鬧事情。有人說，這是導致移民火星工作遲遲未能上軌道的原因。

吉姆以好奇的眼光，瞧着蜷縮在那裏的火星人。他奇怪這個火星人爲什麼發這麼大的脾氣。

吉姆想起馬克博士所說的，有關第二次火星探險隊所遭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那個糊塗蟲。」博士說：「他是一個軍醫，他想拉開蜷縮成圓球狀的火星人的手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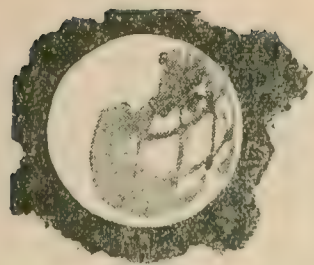
看看。突然，奇怪的現象發生了。」

「怎麼了。」

「消失了！」

「火星人的嗎？」

「不，是那個軍醫。」



「怎麼消失的呢？」

「這我就無法回答了。因為並不是我親眼看到的。這個故事是由四個證人講出來的，不管是不是真的，那個軍醫確實從此消失了。」

帶路的火星人走進一間大廳，便將吉姆和富蘭克放下來。他們覺得這個房間很大，不過對火星人來講，可能是大小適宜的會議室。

房間裏面，擺着許多代替椅子的休息櫃，休息櫃排成圓形，房間是圓形，天花板也成圓球狀。天花板仿照火星的天空裝成，使人雖然在室內，却有置身室外之感。地平線附近成青白色，再往上，顏色由微帶黃的青色變成紫色，再成暗紫色，頂上則有許多星星閃爍着。

最頂端稍靠西邊的天空，掛着一個小型的太陽。他們很巧妙地利用遠近法，來完成這些佈置，所以地平線看起來離得很遠。北面的牆壁，畫着伊羅運河，跟真運河完全一樣，很難分辨真偽。

富蘭克讚嘆地吹起了口哨。吉姆則吃驚得連口哨都吹不出來。

他們倆因身體太小，無法坐到休息櫃上。那個火星人看到這種情形，便拿來了一些很別

緻的布料鋪上去。這些布料顏色好鮮艷，看起來不像是織的，如蜘蛛網般的柔軟，然而質地却非常堅韌，吉姆和富蘭克便躺在上面休息。

過了一會，吉姆想把火星帽拿下來。

「你幹什麼？小心窒息啊！」富蘭克大聲警告他。

「沒關係，氣壓很高。」

「不可能，我們剛才根本沒有通過氣閘嘛！」

吉姆毫不在意地把火星帽脫掉，果然，臉既不變色，也不感到窒息，富蘭克看到這樣，也將火星帽拿下來。雖然氣壓不比家裏高，但是靜坐在那裏已足够了。

幾個火星人相繼走進來，悠閒地坐在休息櫃上。

很久很久，室內靜寂無聲。吉姆想着學校，想着家，回憶過去。不知為什麼，他感到一種無名的幸福。

吉姆一直沒有發覺火星人的美。「像火星人一樣難看」這句話，已成為火星移民們的口頭禪。吉姆想起自己也曾經過這句話，他奇怪自己為什麼會這麼說。

這時，背後傳來低沉的對話，吉姆聽不懂他們講的是什麼。一個火星兒人從休息框溜下來，走出大廳。不久，他捧了一個盛水的壺子回來。吉姆瞪大了眼睛說：

「是不是要舉行摯友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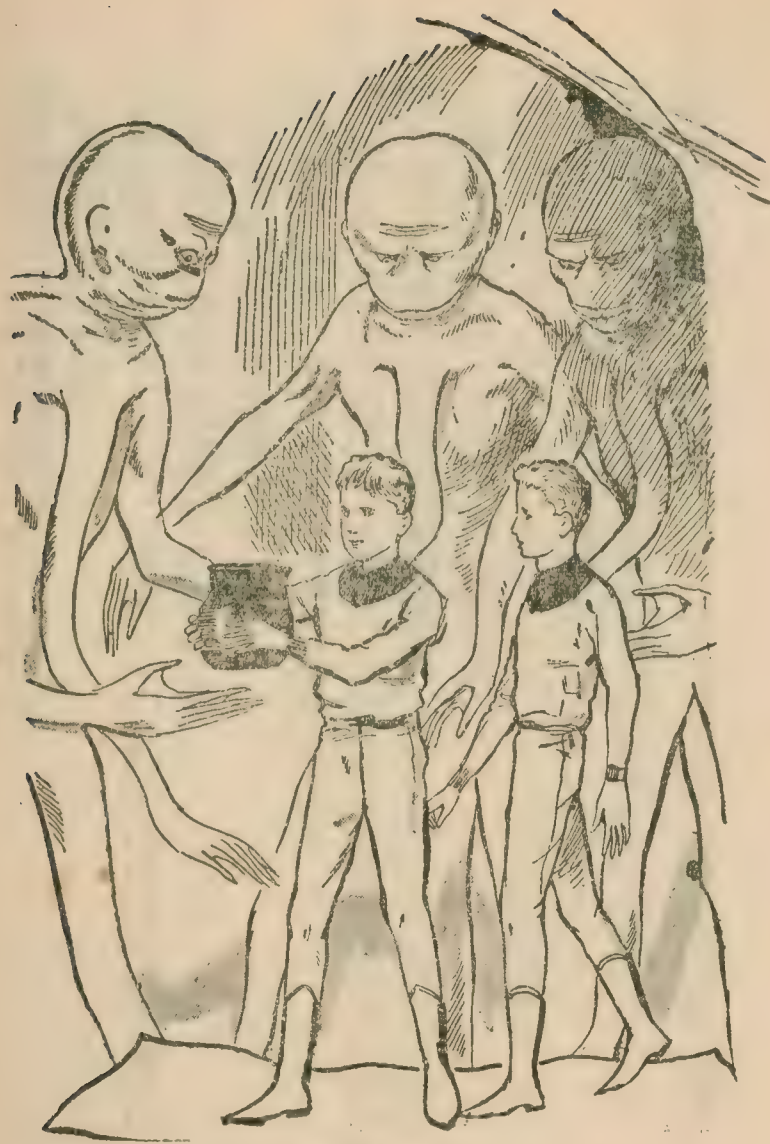
「大概是吧。」富蘭克臉上也露出一副好奇的表情。

據說，摯友儀式是火星兒人表示友情的一種宣誓儀式，可是地球人從不曉得到底是怎麼回事。

儀式大概開始了。捧着水壺的火星兒人，說出自己的名字，用嘴唇碰一下水壺的上緣，然後遞給旁邊的火星兒人。第二個火星兒人也同樣說了自己的名字，然後做一下喝水的樣子。水壺在火星兒人中間傳遞了一周。

吉姆這才知道，帶他們來這裏的火星兒人名叫吉哥。他認為這個名字很好。終於輪到吉姆。

「希望你永遠有足夠的水喝。」一個火星兒人誠懇地對吉姆說，然後將水壺遞給他。這句話吉姆聽懂了。



圍在大廳的火星人也跟着齊聲說道：

「希望你永遠有足夠的水喝。」

吉姆接過水壺後，先說自己的名字，再輕輕喝了一口，然後一邊將水壺遞給另一個火星

人，一邊絞盡腦汁，生硬地用火星語說：

「希望你的水經常清澈，存量豐足。」

火星人間，湧起了一陣滿意的唧唧，吉姆內心覺得十分溫暖。

儀式結束後，大廳內頓然熱鬧起來。一個火星人的殷勤地過來和吉姆搭訕，不過他是那麼

高大，使吉姆覺得好尷尬。這時富蘭克突然提醒道：

「吉姆，你看那個太陽，我們可能來不及趕回車站了！」

「那不是真太陽嘛！」

「可是，它和真太陽一樣在動，我的錶也沒錯啊！」

「糟糕！威利斯到那裏去了？吉哥！吉哥在那裏？」

吉哥聽到自己的名字立刻跑過來。吉姆想問他威利斯的去處，却不知怎麼表達。富蘭克

看到這種情形只好替他翻譯。

「他答應在太陽下山前，把我們送到車站去。可是他說威利斯要留在這裏。」

「那怎麼行！你請他把威利斯帶到這裏來，我們要問問牠自己的意思。」

吉哥答應了，馬上將威利斯帶回來，威利斯一見了吉姆和富蘭克，立刻跑到他們身邊。

「吉姆！富蘭克！」

「威利斯！」

吉姆問他，語氣十分認真，「吉姆要回去了，威利斯要不要跟吉姆一起回

去？」

威利斯好像有點為難。

「吉姆在這裏，威利斯也在這裏。很好！」

「威利斯！吉姆必須回去，威利斯要不要跟吉姆一起回去？」

「吉姆要回去嗎？」

「威利斯跟吉姆一起回去。」

「告訴吉哥。」

威利斯一說，吉哥好像很感意外，但並沒有表示什麼。

吉哥抱起吉姆、富蘭克和威利斯，向出口處走去。一個叫古古羅的高大火星兒，從吉哥手上接下富蘭克，跟在後面。

出了地面，太陽已斜掛在地平線上。幸好，一條腿的火星兒趕起路來，倒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當太陽沒入地平線，大氣開始變冷時，他們一行恰好到西尼亞。兩個火星兒將他們放下後，立刻掉頭走了。

「吉哥，再見。古古羅，再見。」

駕駛員和站長在車站一直等着他們。

「你們到那兒去了。」站長問。

「沒去那裏，請開車吧。」吉姆說。

他們一進入瞭望室，冰車立刻開動，進入伊羅運河，慢慢加速前進。

太陽已經下山了，四周籠罩着一片火星兒日落後的光輝。黑暗一來臨，岸邊的植物便忙着

縮捲身子。兩三分鐘後，先前一片翠綠的大地，頓時變成沙漠般的荒涼。

星星出現了，閃着強烈的光芒。極光在地平線上展開柔和的光幕。西邊的地平線上，浮

現出一小片光暈，慢慢昇上天空。

「扶玻斯星出現了。」富蘭克說。

「有點冷，我們睡覺去吧。」他們走進臥室，鑽進被窩。

冰車準時通過利達市，然後將航線轉向西北西，進入愛利曼運河。吉姆一直在做夢，他

夢見和威利斯合唱了一曲二重唱給火星兒聽。

「下車了！」駕駛員在喊。

「嗯？」

「快下車啊！薩帝斯到了。」

侯基校長

親愛的爸爸、媽媽：

我們在星期四早上平安到達此地。請放心。

他們允許我和富蘭克同住在一間很舒適的房間裏。這個房間原來是一間單人房，桌子也只有一張，但是，因為我和富蘭克兩個人所選的課程大致相同，因此反而覺得很方便。富蘭克今天晚上伙食團值班出去了。我呢，再複習一點歷史課也就沒事了，所以想利用這一段空閒的時間，將這封信錄成錄音帶，寄給你們。

史都老師說，學生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公司方面再不增加宿舍，最後只得將我們一個個掛在帽架上了。當然，這只是開玩笑而已。老師有幽默感，很受大家敬愛。可惜他馬上就要搭乘「愛因斯坦號」回地球去了。過幾天，將有一位新的校長到我們學校來。這實在令我們失望。

今天就此擱筆。富蘭克回來了，我們要開始做功課。明天還有歷史考試。

吉姆
敬上

再啓：富蘭克還沒有寫信回家，他煩請爸爸和媽媽轉告他父母一聲，他一切安好。

還有，他說出發時太匆忙，忘記帶照相機，也請他父親爲他寄來。

又啓：威利斯要我代向爸爸媽媽請安。

吉姆將這封信錄成錄音帶寄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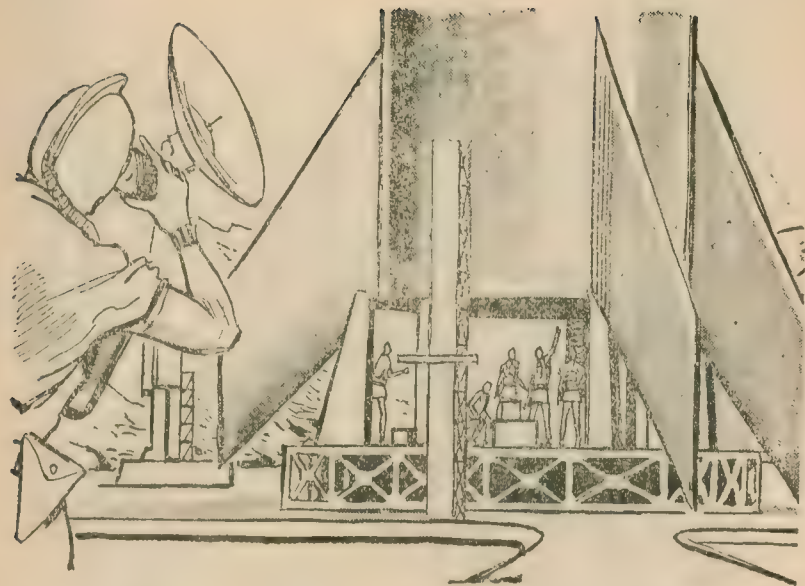
史都老師如果沒有辭掉校長的職位，吉姆的學校生活可能是另外一種模式。可是，史都老師已決定辭職，返回地球靜渡餘年了。

全校師生都趕到火星機場來送行。史老師跟他們一一握手，眼圈紅紅的。他已經將一切校務交給新來的侯校長。

吉姆和富蘭克從機場回來後，發現很多人圍在公佈欄前面。他們也擠過去，發現公佈欄上新貼了一張公告。

公告

本校全體學生務必經常保持服裝和寢室的整潔。以往班級委員的檢查工作不够徹底，以



了。
「抱歉之至。」安達說著，掉頭走
。 僅有一個少年，看了這個公告後，
仍然無動於衷。他是火星公司總經理畢

十二個學期呢。」富蘭克頗不甘心地說
「哼！你可以這麼做，可是我還有

我還有一個學期就畢業了。盡量安份守
。」

「我嗎？」安達稍加思索後說：「
「你有什麼打算嗎？」

「我看，以前的辦法也沒有什麼不
對嘛！」



後，檢查工作由校長親自執行。第一次
檢查，訂於七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希各知照。

校長 侯基啓

「太不像話了。吉姆，你的看法怎
樣。」富蘭克說。

吉姆瞪着公告，露出快快不樂的神

色。

「今天是六日。」

「嗯，他把這所學校當做感化院。

「富蘭克抓住一個當班級委員的高年級

同學問道，「安達，你認為怎樣？」

却的兒子宣壽，最近才到火星來的。

「喂，新來的。看你一直在笑，你是不是早就曉得這件事呢？」有一個學生問他。

「是啊！我老早就曉得了。我爸爸說，史都老師對學生們太姑息，太過於放縱了。所以

……。」

「我並沒有問起你老子的事呀。」

「好！你敢對我爸爸沒禮貌，我要——。」

「給我滾。」那個學生終於吼了起來。

那個學生叫紅毛的凱利。宣壽只好逃之夭夭。

「這傢伙竟仗他老子的勢力，擺起臭架子來了。」凱利仍然怒火未息，憤憤地罵道。

學校裏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住在薩帝斯公務員的子女，他們大都通學。其餘三分之二

，有一半是火星移民的子弟，另一半是住在邊疆地區從事大氣計劃（增加氧氣計劃）工程師

們的子女。這些住在邊疆地區的人，大都是西藏人或玻利維亞人，也有少數愛斯基摩人。

「老陳，你不生氣嗎？」凱利問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學生。



老陳大概是東方人，扁平的臉上毫無表情。

「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你難道不想保護自己的權利？」

「管他的！」

吉姆和富蘭克回到宿舍以後，還一直在談論這件事。

「富蘭克，你想女生部有沒有這種公告？」

「要不要打電話問問看？」

「嗯，算了。還是先考慮應該怎麼辦才好。」

「你說該怎麼辦？」

「我也不曉得呀！可是爸爸經常告訴我，不應該輕意放棄自己的權利。」

「對了，不久，我們的家人搬家時會經過這裏。到時候再問問他們的意見。暫時我們還是乖乖聽話。」

「嗯，就這麼辦。」吉姆說着，突然站起來。

「我想起來了，地球上的火星公司總經理，不是叫做侯什麼嗎？」

「叫侯約翰。有什麼不對嗎？」

「校長也姓侯啊！」

「這有什麼奇怪？姓侯的多的是。」

「馬克博士說過，火星公司的組織就像一個大家庭。他們靠這種組織大賺其錢。所以，我們的侯校長說不定也是他們的一份子。」

第二天早餐時，每個學生都收到一份「房間整理法」。如果按照規定，每個房間都要重新整理一次，但是，這張條子上寫的是單人房的規定，並沒有提及雙人房，所以吉姆和富蘭克無所適從，更無法在十點鐘以前把房間整理好。還好，校長延遲了兩個小時才來檢查。

校長起先只瞄了一下就要離開了。但是忽然又走進來，指着掛在衣櫃旁的火星帽說：

「爲什麼要塗上這種顏色呢？」

吉姆和富蘭克沒有答腔。

「看到早上的公告沒有。」

「沒有。」

「公告的規定必須嚴格遵守。」校長說着，向大門吼了一聲，「值日！」

一個高班同學走進來。

「記住，這兩個人週末禁止外出。」校長對那個高年級的學生說，再度環視一下房間。

「房間也沒有好好整理。為什麼不照規定做呢？」

「這個房間住兩個人，不能照單人房的規定做。我們已經盡力了。」吉姆說。

「還不認錯。房間太小的話，應該把不需要的東西搬出去啊！」

校長一看看到威利斯又瞪大了眼睛。威利斯怕生，所以從剛才一直躲在角落裏，蜷成一個圓球。

「運動器具要放在衣櫃上面，或者收藏在體育館，不准隨便擺在房間裏。」

吉姆正要開口，却被富蘭克踢了一腳。

校長走向房門，嘴裏還在嘟囔。

「你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文明，我決心將你們訓練成標準的文明紳士。」接着，又停下了來說：「將火星帽的油漆刮掉後，拿來給我看。」

等校長的脚步聲遠了，吉姆問富蘭克：

「剛才你為什麼踢我。」

「飯桶，校長把威利斯當做皮球啊！」

「所以我想告訴他。」

富蘭克簡直有點火了。

「你要威利斯被沒收嗎？如果校長知道威利斯是生物的話，你想他不會沒收嗎？」

精明的史密斯

吉姆拿起火星帽，看着那些黃黑相間的斑紋。

「我不想做文明紳士。」

「我也是。」

他們想，在刮掉火星帽的油漆之前，先去看公告。
在休息室內，用圖釘釘着一張公告。

公告

- 一、禁止火星帽花綠綠的顏色，以保持原色為原則，前後面各留二公分半大小，寫清楚自己的姓名。
- 二、由房間出來時，必須穿着襯衫、皮鞋或拖鞋。
- 三、不可在室內飼養動物。實驗用動物，需辦妥手續後，在生物教室內飼養。
- 四、不可將食物帶進宿舍。家裏寄來的食物，應交給舍監保管，必要時適量取用。
- 五、受到禁止外出處分者，不得到他人宿舍，或走出校外。
- 六、使用電話時，必須先提出使用申請書，經許可後方可使用。
- 七、即日起解散班級自治委員會。

校長 侯基

吉姆吹了一聲口哨。

「即日解散班級自治委員會——這表示，此後任何事情都得由校長經手。哼！他把我們當做什麼東西！」富蘭克說。

「我根本沒帶襯衫來。」

「我的借給你穿好了。最主要的是第三條規定，我看只有去拜托生物老師了。」

「什麼？」

吉姆看公告時，並沒有想到威利斯。因為對吉姆來說，威利斯根本就不是動物。

「這樣太可憐了。」

「那——怎麼辦？」

「管他的，我想暫時還是放在身邊好了，反正校長還不曉得嘛！」

他們兩個人回到房間後，便開始設法刮掉火星帽的油漆。可是，並不好刮，油漆已滲透到裏面，越刮把帽子弄得越髒。

過了一會兒，一個叫史密斯的同學，從房門探頭進來。

「怎麼樣，弄好了嗎？」

「還沒，油漆滲進去了。」

「他們也都這麼講，我替你們照底色重新油漆一次好了。一項只收四分之一克勒（貨幣單位）。很便宜。」

「不出我們所料，你這傢伙滿腦子都是鈔票。」

「怎麼樣？要嘛就快點決定。還有很多人要我替他們漆呢。」

「你這傢伙真會趁火打劫，我想也許你連祖母的葬禮也會售門票，乘機撈一筆吧。」吉姆邊諷刺他，邊掏出錢來。

「你這想法還不錯！你想一張票可以賣到多少錢？」

史密斯拿出一罐油漆，幾把刷子。在吉姆的火星帽上塗了一層黃綠色的油漆。

「兩、三分鐘就乾了。你不要漆，富蘭克。」

「嗯，拜托你，吸血鬼。」

「嘿！這是對付大恩人的態度嗎？我犧牲了女生部的重要約會，為你們效勞，你不但

感謝，還罵我吸血鬼。」

史密斯將富蘭克的火星帽很快地漆好了。

「你把和女生約會的事置之不理，拼命在賺錢嗎？」吉姆說，「你對那個公告有什麼意見。乖乖聽他的話好呢？還是提出抗議？」

「抗議？為什麼？」史密斯在收攤子，「那個公告每一條款都隱藏着生意的材料。有什麼問題儘管找我好了，我準備隨時提供服務。」

他走到房門口再補充了一句：

「關於葬禮的事，請不要宣揚出去。」

史密斯走後，他們就帶着火星帽出去了。

校長室前面排着長龍。他每一次叫十個人進去檢查，檢查完後，又召集他們全體進去講

話：

「不要以為在殖民地就可以粗野、無禮，我們絕不允許的。殖民地的家庭教育實在太不像話了。我認為沒有人比我更適於擔任這項工作。我到本校以前，擔任了十二年陸軍官校的

校長。那是一所造就人才的好學校。」

不知是爲了喘氣，還是爲了使自己的話銘刻在每個學生的心中，校長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吉姆對校長這種驕傲自滿，及批評家庭教育不像話的語氣，實在無法忍耐下去了。

「校長。」

「什麼事？」

「這裏不是洛磯山脈，是火星。而且，這裏也不是軍官學校。」



校長沉默了一下，以嚴厲的口吻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吉姆。」

「如果這裏是軍官學校，對你將更有益。」校長目光炯炯地說，然後轉向其他的學生，「你們可以回去了。週末可以外出。吉姆，你留下來。」

等到其他學生走出校長室後，校長便開始訓話了。

「吉姆，你要知道，是火星公司讓你受高等教育的。你應該感謝才對。既然你受惠於公司，對公司所任命的老師，就不應該這樣無禮。」

吉姆一聲不響。校長更生氣，提高了嗓子叫道：

「爲什麼不哼一聲？你，爲什麼不道歉？不認錯？」

吉姆還是一聲不響。校長再也忍不住了，他大拍桌子，吼道：

「好，回去！自己仔細想一想。週末不准外出。」

半夜裏的爭吵

吉姆引起的事件，很快地傳遍了整個學校。

此後，吉姆的房間一直有人來探訪。有些是爲了安慰他；有些是爲了好奇，想看看當面反抗校長的人究竟長成什麼樣子。不管他們爲的是什麼，但由於他們大夥兒來訪，至少讓吉姆明白了一件事：大家都不喜歡新校長。

禮拜天，富蘭克到薩帝斯去了。被禁止外出的吉姆躲在房內裝着看書，跟威利斯談了整天。

到了傍晚，富蘭克帶着一個小紙包回來。

「你的禮物。」

「謝謝。是什麼東西？」

那紙包是一卷新的錄音帶，剛由太空船「愛因斯坦號」從地球帶來的探戈曲。富蘭克想起吉姆非常喜歡這曲子，所以特地買回來送給他。吉姆立刻走到桌子旁，想放來聽。

「不要放，開飯鈴響了，等一下再聽嘛！」富蘭克阻止他。

吉姆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但是吃過飯後連續放了五、六次。熄燈前又放了一次。

走廊的燈熄了。四周靜悄悄的。大約經過一刻鐘，忽然又響起了先前的音樂。富蘭克嚇了一跳，馬上爬起來。

「怎麼了，吉姆，快關掉。」

「什麼事？哦！不是我，是威利斯。」

吉姆扭亮了電燈。發現威利斯站在房間中央，突着眼睛打拍子，正在演奏探戈曲。

「安靜點，威利斯。」吉姆着急地把威利斯抱起來。

這時，房門粗魯地被打開了，露出了校長鐵青的臉。

「又是你！一點都不遵守公共秩序。還不關掉！禁止外出一個月！」

威利斯繼續演奏。吉姆把他藏在背後。

「聽不懂我的話嗎？我叫你關掉！」

校長親自走到桌旁，扭了開關。但是開關已關好，校長用力過大，扭痛了手指頭。威利



斯的演奏進入第三樂章。

「這部機器怎麼搞的？」吉姆不開腔，校長就走到吉姆的面前來。

「你後面藏着什麼？」當校長將吉姆推開，發現了威利斯，他嚇了一跳。「這是什麼東西？」

「是威利斯。」吉姆的聲音很小，只能勉強聽得到。

校長這時候也明白了，剛才的音樂是從這個怪圓球發出來的。

「威利斯？」

「這——叫做巴恩沙。是火星人的——種。」

靜。

剛好這時威利斯演奏完畢，恢復了寧

「巴恩沙。我第一次聽到。是不是火

星鸚鵡的一種。」

「不是鸚鵡，牠會講話也會思想。」

「威利斯是我的朋友。」

「我不管那些。我想你們已經看過有

關處理動物的規定了。」

「是的。不過威利斯並不是動物。」

「那麼是什麼。」

「威利斯是——威利斯是——就是威

利斯啊。」

這時，威利斯開始模倣吉姆就寢前所

講的話。

「聆聽這種音樂。」威利斯用吉姆的聲調說，「校長的事就可以忘得一乾二淨了。」

「我還是無法忘記。」這次是富蘭克的聲音，「那個傢伙是大傻瓜。小時候可能是個膽

小鬼，所以長大後才變成這麼乖僻。」

校長的臉色一陣白一陣青，狠狠地揮動着手。可是，又十分尷尬地將手收回去。威利斯

急忙將眼睛和腳縮進去，又變成一個圓球。

「這是動物。」校長說着，順手抱起威利斯走出去。

「校長，請你不要把威利斯帶走。」吉姆喊起來。

校長回過頭來。

「你們該睡了。明天早上到我辦公室來。」

「如果虐待威利斯，我就——我就——。」

「你就怎樣？」這個傢伙不會怎樣的，趕快睡覺去，不然等一下會挨揍。」

說完，校長頭也不回地走了。

吉姆望着關了的房門，呆呆地站在那裏，兩眼淚汪汪的。富蘭克走過去，將手搭在吉姆的肩上。

「吉姆，不要傷心了。他不是說不欺負威利斯的嗎？我們明天再想辦法。萬不得已，就

送回家去。」

吉姆撥開了富蘭克的手。

「如果你一時想不開，做出了傻事。可能正中校長的下懷。」

「我怎麼忍受得了。」

「我瞭解你，但是現在最好冷靜下來，慎重考慮才好。校長正希望你中計。所以不管他

怎麼樣，最好置之不理。——不然的話，你將吃大虧。」

「嗯。」

「那麼，我們睡吧。」

這一晚，他們兩個人都輾轉不能入睡。破曉時分，吉姆做了一個惡夢。他夢見校長是一個火星，蟄伏在那裏。他則拼命設法拉開他。

第二天早晨，又貼出了新的佈告。

公 告

此後所有的手鎗必須集中在鎗械保管室。學生手鎗保管人即日取消，改由校長負責存取，除出入危險區域外，一律不准佩帶。

校長 侯基

「爲什麼這麼囑咐呢？我們大家不是都有執照的嗎？」

他們的手鎗過去都是交由學生手鎗保管人負責保管的。這樣做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故。所以吉姆認爲是多此一舉。

「校長怕你啊！」富蘭克說。

「怕我？爲什麼？」

「昨晚上的事你忘了？校長認爲你也許真的會報復。」

吉姆在沉思。

「我不打算交給校長。我領有執照，這證明我可以佩帶手鎗。」

「好，我也不繳。」

早餐後，吉姆和富蘭克遯史密斯到他們房間裏來。

「史密斯，你看到早上貼出的公告沒有？」

「當然看了，大家正在議論紛紛。」

「你打算將手鎗繳上去嗎？」

「我已經繳了，因爲這附近根本用不着手鎗。」

「那麼你的房間不會被搜查了。我們有兩包東西想寄存在你那裏。請你答應不打開來看。」

「還有，絕不告訴第三者。對不對？」

「是的，要絕對保密。」

「嗯——代價可不能低喔！」

「要多少？」

「一個禮拜沒有二克勒，我就不幹。」

「那太貴了。」富蘭克說。

「那麼這樣好了。既然大家都是好朋友，馬馬虎虎算了，到今年年底，收你八克勒。」

「還是太貴。」

「那麼六克勒。不能再減了。」

「好，就這樣決定了。」

富蘭克本想再還價，可是吉姆却答應下來。史密斯抱着兩包東西回去了。

吉姆的憤怒

校長讓吉姆等了半個鐘頭。吉姆進去時，校長的情緒好像變好似的。

「什麼事啊？」

「關於威利斯的事。」

「威利斯？噢。」校長的臉上浮出了一絲譴笑，「那個奇異的標本嗎？」

「我想要回威利斯。我要到街上去，把威利斯寄回家。」

「到街上去？你不是被禁止一個月內不准外出的嗎？」

「那麼，我可以託別人代寄——今天之內。所以，希望校長能夠將威利斯還給我。」

校長把身子向後一仰，兩手合在肚皮上。

「你昨天晚上不是說威利斯不是動物嗎？」

「呃？」

「你說威利斯不是動物，是朋友。是嗎？」

吉姆無從回答。他知道很可能中校長的計。

「如果我講了——。」

「講了，還是沒有講。說清楚。」

「——講了。」

校長從椅子上將身子伸出來。

「如果是動物，也許可以說是屬於你的。如果不是動物，根本就不能說是屬於誰的。因此，你沒有要求交還的權利。」

「可是——」吉姆一時語塞。「可是校長也沒有監禁威利斯的權利。」

校長很小心地將兩手指頭交叉在一起。

「你已經放棄了對威利斯的權利——記住。但是這並不影響威利斯的權利。那麼，威利斯是在學校內發現的，我當然有保管的權利。」

「沒有這種道理。如果威利斯是屬於某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校長根本沒有這種權利。」

「不用講了。」吉姆沉默下來。校長改用較為溫和的語氣說，「你忘記在這裏我是你的家長。換句話說，我是你的父親，你所有的權利應該由我代行。威利斯的處理，我會再仔細研究。下午，我要會見公司的總經理。有什麼結果，我會通知你。」

吉姆有點不知所措。但是，他突然想起父親：

「那麼，我要問爸爸的意見。」

校長又一次露出了譔笑。

「電話室的鑰匙我不會給你的。因為我不能允許你將那些不值一提的瑣事——去請示你父母。你只有寫信回家了。但是投郵前，也必須經過我本人的許可。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富蘭克在房間裏等他。

「怎樣？」

「沒有用。」

「是不是叫你寄回家去？」

「不是，他想將威利斯沒收。你說究竟怎麼辦才好呢？」

富蘭克沒有回答。吉姆很傷心。

「噢，怎麼啦？房間好像很亂。」吉姆發覺有點不對。

「剛才他們說是奉校長的命令，到房間裏來搜查手鎗。我始終伴裝沒有帶來。」

「我到史密斯房間去。」吉姆說完，便要走出房門。

「不行，吉姆。你不能去惆嚇校長，你用這種方式奪回威利斯的話，校長一定會召來警察。這樣，不但你父母會因你被捕而傷心，連威利斯都不知道將遭遇到什麼結果。我們不如去上課好了。化學實驗快上課了，我們會遲到的。」

「我不去。」

「不要胡鬧。生校長的氣就不上課了？這成什麼話呢？」

「我不唸了。這種學校，誰稀罕！」

「什麼？可是，火星上只有這一所學校，難道你要回到地球去上課？」

「那我就不唸書了。只要能够要回威利斯，我就立刻回家。」

「但是至少你現在也得上課去啊！你不可能馬上回家的。」

「不去。」

富蘭克覺得很傷腦筋。

「那麼，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離開房間，一直在這裏等我下課。如果你不答應，我也不去上課了。」

「好啦，好啦，我答應了。趕快去上課啊！」

「好。」富蘭克慌慌張張地跑出去了。

校長一直沒有講什麼。富蘭克認為在沒有要回威利斯前必須乖乖上課，所以第二天就強拉吉姆一起去上課。

第二天，校長還是沒有表示。星期二晚上，熄燈後大約過了兩個小時，富蘭克忽然醒過來，發現黑暗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走動。

「吉姆嗎？」富蘭克向黑暗處輕輕地喊了一聲。

沒有回答。富蘭克悄悄伸手扭亮了電燈。吉姆站在門邊。

「吉姆，為什麼不出聲？」

「沒什麼，你睡覺好了。」

富蘭克從床上爬了下來。

「你以為我還睡得着。」

「我不願意連累你。」

「你說說看嘛！」

吉姆無可奈何地坦白說，他認為威利斯很可能被關在校長室裏，所以打算去把他帶出來。

「如果事後他們問你，請你推說什麼都不知道。」吉姆諷刺地說。

「你以為我會讓你單獨去嗎？就是你不答應，我也要去的。」

校長室的密談

他們兩個人悄悄地走過走廊。來到通往辦公室的大門。吉姆想推開門，可是鎖得緊緊的。

「爲什麼把門鎖起來？」

火星上很少有小偷，所以平常窗戶都不上鎖的。

「爲了防止我們這種人啊！」富蘭克自我解嘲地說，他從懷裏拿出一把小刀，企圖撬開

門鎖。

吉姆站在旁邊，監視着走廊，大約經過了五分鐘後，富蘭克便撬開了門，向吉姆招手。

兩個人用脚尖輕輕地走過去，來到最裏面，掛着「校長室」小牌子的房門前。

牌子上的字還很新，——鎖也是新的。那是一付用鎢鋼製成的保險庫用密碼鎖。

「有沒有辦法打開？」吉姆不安地問。

「毫無辦法。」

門底下有一個格子通風口，用來使室內的穢空氣流出去的。吉姆爬在地板上窺探室內。

裏面一片漆黑，看不見任何東西。

「威利斯！威利斯！」吉姆雙手圍成喇叭狀，向室內喊了幾聲。

「吉姆，吉姆。」裏面傳來微弱的聲音。

「威利斯，到這邊來。」吉姆說完，屏息等待回答。

「我被關在這裏啊。」

吉姆和富蘭克又高興又着急，卻想不出什麼辦法把威利斯救出來，這時，裏面傳來一陣抓東西的聲音。

「威利斯正在想辦法逃出來。」吉姆說。
過了一會，抓東西的聲音停止了，並且好像有什麼柔軟的東西跳下來似的。繼之有一陣勉強可以聽出來的輕微腳步聲。

「吉姆，吉姆。」是威利斯的聲音，就在通風口那一邊。「吉姆，把威利斯帶走，好不好？」

「好的，好的。你在那裏不要動，我馬上把你弄出來。」

「威利斯要出去。」威利斯的聲音充滿期待。

「富蘭克，如果有一把鐵槌之類的東西，就可以敲開這個通風口了！」

「我只有一把小刀。」

抓東西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威利斯急著要出來。我們最好趕緊想辦法——。」

抓東西的聲音越來越大。富蘭克跪下來，把耳朵貼近通風口。他聽了一會兒便說：

「沒問題，威利斯會自己跑出來的。那是牠咬斷木板的聲音。」

「怎麼可能呢？」

又是一陣抓東西的聲音。

經過五、六分鐘後，通風口的格子出現了圓形裂痕，並且掉下了一段木板。威利斯的身體出現在洞口，並且往外伸出長約二十公分，長着爪的東西。像手又像腳。

「那是什麼？」富蘭克說，「我從來沒看過。」



這隻怪手（脚）忽然縮進去了，並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威利斯的身軀，這時慢慢由圓球形，變成香瓜般的橢圓形，從鋸斷的裂口擠出來。

吉姆興奮地將威利斯抱了起來。

「威利斯，威利斯。」

威利斯在吉姆懷裏又變成圓球狀。

「吉姆不見了。」威利斯帶點責難的語氣說，「吉姆走了。」

「吉姆不再離開了，要永遠和威利斯在一起。」吉姆將面頰貼在威利斯的毛上。

「趕快回到洞裏去。好不好？」

「嗯。」

他們很快跑回房間，吉姆將威利斯放在床上。

「先找史密斯去，把我們寄存在他那裏的手鎗拿回來。」

「等一下，不可操之過急。我們留下的證據只有一個小洞，那個小洞我們是不可能爬進

去的。我們把威利斯寄回家去，然後裝着什麼都不知道就好了。」

吉姆搖了搖頭。

「我不想呆在這所學校了。但是，你要留下來，參加明年的火箭駕駛員考試。萬一考不

取，我希望你也回來。」

「嗯，我也不會在這所學校呆那麼久。但是你想用什麼方法逃走呢？至少也得等白天啊

！晚上太冷了。」富蘭克苦勸着吉姆，他想讓吉姆冷靜下來，「坐一會兒嘛！」

吉姆剛想說話，威利斯却開始模倣別人說話了。「坐一會兒嘛！」首先是富蘭克的聲音

，接下去她又用一個老人的聲音重複了一遍，「坐一會兒嘛！」這聲音有點裝模作樣。

「威利斯安靜點。」

可是威利斯並沒有停止。

「坐一會兒嘛！老侯。」

「這聲音好像曾經在什麼地方聽過。」富蘭克說。

「你好，總經理。」威利斯這一次用的是侯校長的聲音。

「對了，是收聽廣播時聽到的，火星公司總經理畢却的聲音啊。」富蘭克想起來了。

「噓——」吉姆說，「聽聽看。」

威利斯繼續說下去。又是那個裝模作樣的老人聲音。

「還好。——那個箱子裏面是什麼東西？是不是違禁品？」

一陣校長的傻笑。

「別開玩笑，那是標本。不過是難找的珍品呢？我從一個學生那邊沒收來的。」

沉默了一陣，然後又是那個裝模作樣的聲音。

「這實在太珍貴了，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我剛才講過了。在學生宿舍發現，我把牠沒收來的。」

「對對，但是這叫什麼動物呢？」

「亞勒奧斯法羅普西塔卡斯·普龍——。」

「好了，好了。這麼長的學名使我頭暈腦脹。剛才你說是沒收來的，那個學生會不會出讓給我呢？」

校長慢條斯理地回答：「我想很困難。可是，你為什麼——。」

「如果通知倫敦動物園，我想除了運費以外，他們還會出六、七千克勒的價錢收買。」

「真的嗎？」

「一個倫敦的商人曾經告訴我，如果是五千克勒的話，他隨時都要。但是我始終沒有找

到。價錢的問題，我看大可抬高一點。」

「公司就可以賺一筆了。」

談話像是中斷了一會兒。然後，又是一陣呵呵的笑聲。

「你聽清楚——你不是受僱來管理學校的嗎？」

「對啊！」

「我也是受僱來管理公司的事務。我們的工作是可以抵掉所拿的薪水了。剩下來的時

間，應該是我們自己的。你不會認為是被僱用來火星尋找珍貴標本的吧？」

「當然。」

「我也是啊！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嗎？」

威利斯講到這裏便停下來了。原來侯校長和畢却總經理打算賣掉威利斯撈一筆。

過了一會，又是總經理的聲音。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個學生。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叫他出讓呢？價錢不可太高，免得引起他們懷疑。」

「我想他不會賣的。但是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

校長捏造了一些理由，說明搶走威利斯的方法。然後又是一陣竊笑聲。

「你相當厲害嘛！讓你一輩子當校長實在太可惜了。」

「我也不想一輩子當校長。」

「當然，我可以替你找找看有沒有經理的缺。不過話說遠了，我們還是來談談有關南方殖民地停止遷居的事吧。」

「究竟是什麼事呢？」富蘭克自言自語。

「噓——」吉姆阻止他。

「是不是有什麼新消息？」校長問。

「嗯，公司很快就會通知過來的。」

此後，他們並沒有談到什麼新鮮的話題。但是吉姆和富蘭克還是聽到最後校長說再見為止。

吉姆非常着急。

「豈有此理，要將威利斯送進動物園。我絕對不許他們這樣做。」

「慢一點，慢一點。剛才他們好像提到南方殖民地的事。我們再問問威利斯。」

「嗯。」吉姆把威利斯抱起來說。「如果你還聽到什麼，全部告訴我們好嗎？」

威利斯又模倣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內容都是些有關學校事務的談話。但是最後又是畢却的聲音。

「從地球來了一些新消息，所以特地趕來通知你。」

「哦！太麻煩你了。」這是校長的聲音。

「請你把房門關上。」威利斯連關門聲都模倣了出來。

「火星公司要南方殖民地的居民繼續留在原地。然後，從地球帶來一批新的移民到北方

殖民地。這些移民，整個夏季都在當地工作，並且訓練他們耐寒的能力，以便十二個月的夏季過後，仍然能留在當地工作。——但是，這件事必須徹底保密，如果讓南方殖民地的傢伙知道就麻煩了。我想先找一些藉口，將遷居的日期拖延兩三個禮拜。到時候因氣候太冷無法搬家，他們就不能不聽話。」

「這計劃太妙了。」

「你不知道，管理移民只有這個辦法。你到此地的時間還很短，有些地方可能還不大清楚。這些傢伙都是在地球喪失謀生能力的，如果不狠一點，不知道將要提出什麼要求。他們簡直不承認公司的恩惠。如果什麼都依他們，就必須跟着太陽，一年到頭從北到南，從南到北經常遷居。你想想看，費用多麼大啊！」

威利斯換了校長的聲音。

「真的。連小孩子都想反抗，簡直沒有一點法紀。」

「應該嚴格管束他們。好了，我要走了。對了，那個標本有沒有關好？」

「沒有問題，我把牠鎖在壁櫃裏面。」

模倣了他們道別的聲音，威利斯就不再講了。

第二章

逃

「可惡！公司爲了省錢，竟不讓南方殖民地的人遷居，他們怎麼能挨過這個冬天呢，外面是攝氏零下一百度呀。」富蘭克憤憤說着，立刻從衣架取下火星衣穿上，「媽媽將被迫在那個寒冷的地方過冬，我還有什麼心情上課！媽的心臟不太好，太危險了！」

「但是不繼續唸書，你便沒有機會當火箭駕駛員了。」

「管他的！母親的生命要緊。我下定決心要跟你回去。」

「好吧。我們一道走。」

吉姆也穿好火星衣，上好拉鏈。因爲他們決定把威利斯放在旅行袋裏，所以不可能帶太多行李。

吉姆把威利斯抱起來。

「威利斯，我們打算現在就回家去。你躲在這袋子裏面。」

「威利斯也要去嗎？」

「是的，你躲在這裏面，除非我叫你出來，要不然不可隨便出聲。」

「威利斯不能講話？」

「對，不許講話。」

威利斯考慮了一下說：

「音樂好嗎？」

「不行，一點聲音都不行。」

「知道了，吉姆。」

威利斯好像很掃興，但也沒有反抗，他將眼睛和腳都縮進去，變成一個滑溜溜的圓球。吉姆把牠放進袋子裏，上了拉鏈。

「好了，我們到史密斯房間去要回手鎗。你有多少錢？」

「不多，錢作什麼用？」

「車資啊！」

「哦！差點兒就忘了。」

始終憂心忡忡的吉姆，竟一直沒有考慮到車資的問題，到學校來的時候是免費的，但是，第一次沒有免費乘車證明，當然必須付錢。

他們兩個人把錢統統集中起來，還不够買一張車票。

「怎麼辦？」吉姆說。

「向史密斯借用好了。」

還好，史密斯在房裏睡覺。經他們一喊，便一骨碌爬起來。

「史密斯，前天寄存在這裏的那兩包東西還給我們好不好？」吉姆說。

「晚上不營業。明天早上來好了。」

「不行，現在就要。」

史密斯懶洋洋地走下來。

「晚上必須另付手續費。」

史密斯站在床上，拆下通風口的蓋子，從裏面拉出來兩包東西。吉姆和富蘭克拆開了包

裝，將手鎗佩帶起來。史密斯站在一邊瞪着眼。

「我們需要一點錢。」富蘭克說，並告訴他所需要的金額，「你大概有。」

「拿什麼東西跟我換？」

富蘭克取出附着二十一組指標的高級圓型計算機，問他。

「這個值多少錢？」

「嗯——差不多六克勒。」

「開玩笑，我花了二十五克勒買的啊！」

「那麼八克勒。怎麼樣。這個東西不可能值十克勒以上。」

「我用這架計算機作抵押，向你借十五克勒，行不行。」

「我沒開當舖。給你十克勒現款好了。」

吉姆的計算機，結果以十克勒賣給他。兩個人連手錶和一些零星東西都讓給史密斯，只

剩下一雙溜冰鞋。雖然，還少十二克勒，但溜冰鞋總不能再賣了。

「我想再向你借一點。」富蘭克說。

史密斯仰望着天花板。

「你們是好主顧嘛！如果肯付利息的話，當然可以考慮。」

事情一辦妥，他們便想告辭。

「據我猜想，你們正計劃開溜。對不對？」

「不，我們只想出去散步一下。」吉姆說。

「嗯——你們好像不知道大門最近都上鎖了。每天早上由校長親自開啓。」

「不要嚇唬人。」

「不相信你自己去看看吧。」

「我們——把它打掉。」富蘭克拉着吉姆的袖子。

「何必這樣麻煩，可以從廚房出去嘛！」史密斯說。

「垃圾口沒有上鎖。」

「垃圾口？」吉姆說。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出去。」

「好，從那邊出去好了。吉姆，我們就去。」富蘭克說。

「等一下。」史密斯阻止他們。「那個地方一個人沒有辦法爬出去。如果爬出去一個，

另一個只好留在裏面。你們只有一個人可以逃出去啊！」

「那，請你幫忙吧。」

「什麼代價。」

「真想換你。我們不是被你剝得精光了嗎？」

史密斯聳了聳肩膀。

「我並沒有說不願意，好吧，不能坐視老主顧的困難而不助一臂。」

他們三個人迅速溜進大廚房。史密斯的走法很內行，這正說明他已經是這一行的老手了。

來到垃圾口時，史密斯說。

「誰先出去。」

吉姆無可奈何地望了望垃圾坡口。那個垃圾坡口套在牆壁上，差不多有汽油桶那麼大，圓筒內壁滿是臭氣薰人的髒東西。

「我先出去。」吉姆說完便戴好火星帽。

「等一等。」富蘭克說。

廚房裏面堆積着很多罐頭。富蘭克正從旅行袋裏面掏出一些衣服，將罐頭一罐一罐裝進去。

「快一點。」史密斯說。「起床鈴快響了，我必須趕回去呢。」

「對啊！富蘭克，要那些東西幹什麼？馬上就可以回家了。」吉姆也說。

「快好了。好，可以了。」

吉姆爬進圓筒，將兩膝彎曲，旅行袋緊貼在胸口。圓筒轉動一下，驀地，他覺得氣壓降低，一陣冷風吹襲過來，吉姆被拋落在學校後面的石子路上。

圓筒發出了一陣刺耳的聲音又回到原位。不一會兒，富蘭克也被拋出來，剛好掉在吉姆的身旁。

「真僻。」吉姆從富蘭克的火星衣上拿下了幾塊洋鐵皮。

「你也並不乾淨啊！快走，我們不能再耽擱了。啲，真冷。」

「馬上就會暖和的。好，走吧。」

天快亮了，太陽即將上升，東方地平線上已經顯出一片魚肚白，可是，氣溫仍然相當低。他們倆照預定計劃，先到一條小運河旁坐下來，穿好溜冰鞋。

他們所帶的是比賽用的冰刀溜冰鞋。吉姆先穿好走在冰上。

「快走，屁股都凍僵了。」

富蘭克也下來了，他們拾起旅行袋向前出發。滑了幾百公尺，便進入大運河（運河名）。兩個人一前一後，朝冰車站趕路。這是一項十分激烈的運動，到達車站時兩個人都氣喘吁吁了。

他們通過氣閘，走進車站。只有一個站務員在裏面。

「請問今天有沒有開往南方殖民地的班車。」富蘭克問站務員。

「再過二十分鐘就開車了。你們要寄東西嗎？」

「不是，我們兩個人要去。」富蘭克說着，一邊將他們所有的錢交給站務員。站務員遞過來兩張車票，沒有說話。吉姆這才鬆了一口氣，因為開往南方殖民地的班車並不是每天都有。

椒 辛

「請大家上車。」站務員在催促上車。

他們倆趕緊戴上火星帽，通過氣閘走出去。駕駛員關閉貨艙的艙門。他們將車票遞給他走進冰車。

這次也沒有其他乘客，他們兩個人又爬上瞭望室。

吉姆注視着從地平線徐徐上升的太陽。大約過了十分鐘後，轉過頭來說：

「我想睡，我要下去了。」

「聽收音機好不好。」

「不行，昨天一晚沒睡好，還是下去睡覺吧。」

他們進入寢室後，立刻上床睡覺。

一大早就從薩帝斯開出的冰車，這時正往南急駛。照預定，中午應該到達西尼亞站。今年冬季來的很快，運河上的結冰情況非常良好。

冰車平穩地向前奔馳。駕駛員心情顯得非常輕鬆。接近中午時分，他打開了收音機，但聽了一會兒，忽然神色緊張地回頭瞄了一下兩個年輕乘客。他看看他們倆正在甜睡，也就沒有去吵醒他們。

冰車在西尼亞站一停，駕駛員立刻衝出駕駛臺。吉姆和富蘭克因為車子停下，也醒過來了。不久，駕駛員又回到車上來，向他們說：

「車子暫停本站，請下車用餐。」

「我們肚子不餓——。」富蘭克說。

「但是還是下去好。車子一停下來，車內的溫度會慢慢下降啊。怎麼樣，我這裏有三明治。」

「謝謝你。我們還是下去好了。」吉姆說着，便邀同富蘭克一起走向西尼亞站。

西尼亞站的跑堂兼站長喬治，用刺探的眼光看着他們，默默地端來一盤三明治。駕駛員吃得很快，簡直是狼吞虎嚥，不一會兒就吃得盤底朝天。看到駕駛員站起來，他們也想跟着離開。

「你們慢慢吃。我還要裝些貨物，還要檢查引擎，可能半小時以後才能開車。」駕駛員說。

「要不要我們幫忙？」

「謝謝，不必了。我一準備好，馬上通知你們。」

不到十分鐘，外面傳來車子開動的聲音。富蘭克慌忙跑出去，但是站外已不見車影。

「車子把我們丟在這裏開走了。到底怎麼回事？」富蘭克向站長提出抗議。

站長放下正在看的報紙。

「那個人並不壞。我告訴他我不是警察，不能幫他們抓人。」

「什麼？」

「剛才來了一個電話要我逮捕你們。好像是說你們做了什麼壞事。可是——我看不出你

們會做壞事嘛！」

「原來如此。」富蘭克相當冷靜，「那麼你打算怎樣？」

「我不打算怎樣。明早有一班專車要來逮捕犯人。你們還有充裕的時間。我看，到外面去散散步好了，如果天氣太冷就回到這裏來。」站長說完，又低頭看報。

「吉姆，到這裏來。」富蘭克向吉姆招手。

他們兩個人跑到角落裏，開始作戰計劃。

西尼亞站離開東西兩邊的城市都有一千六百公里以上的距離。而且，除了車站外沒有其他建築物。

吉姆幾乎要哭出來了。

「我不願意被帶回學校去。」

「我也不願意。但是還有更要緊的事呢。威利斯聽來的情報必須趕快通知家裏。」

「打電話怎麼樣？」

「那個站長會不會准我們用電話？」

「不曉得。我們試試看。」吉姆站起來，走到站長面前。
「我們可不可以用電話。」

「沒關係。」

吉姆走進電話室，按下呼叫電鈕，請求接通南方殖民地。那知等了半晌，得到的回答是：

「對不起，機件故障。從西尼亞站無法接通南方殖民地。」

「故障？哼！騙人，一定是校長和總經理搞的鬼。」富蘭克說。
對面的牆壁上掛着一幅地圖。富蘭克一直望着地圖看。看了一會，他突然說：

「西尼亞南方的那個新車站叫什麼名字。」

「什麼地方？」

「這裏。」

富蘭克用指頭指給吉姆看。在西托利運河旁邊，有一個用墨水畫的新車站。

「哦！那是氧氣計劃的工作人員所住的小房屋。」

廠。

爲了增加火星上的氧氣，火星公司正計劃在西尼亞和吉拉克斯中間的沙漠，新蓋幾所工廠。這些小房屋是爲了這個計劃建造的。

「離開此地僅有一百多公里，太陽下山前可以趕到。」

「你說什麼？就是到那裏，離我們家還有一千多公里啊！」

「我們一天可以滑三百公里。吉姆，其他地方還有沒有小屋。」

「雖然地圖上面沒畫出來，不過我聽爸爸說還有不少。」

「我們可以晚上溜冰，白天睡覺，這樣就不會凍死了。」

「嗯——我看過凍死的人，簡直像冰塊一樣。可是——好吧，碰碰運氣。」

他們兩個人吸了一口氣，拿起旅行袋，走向大門。站長抬起頭來問他們。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出去散散步。」

「那不用帶旅行袋嘛！」

他們沒有回答，很快的通過氣閘到了外面。五分鐘後，已在托利運河上朝南滑行了。

無人小屋

「吉姆，休息一下好不好。我打算將旅行袋背起來。」

「我也要背起來。」

用手提着旅行袋，妨礙手臂的動作，無法發揮最高速度。吉姆先打開旅行袋看看。威利斯將眼睛伸得長長的，露出不悅的神色。

「威利斯不能講話。」

「現在可以講了。我將旅行袋打開一點，讓你透透氣。但是要小心，不能掉下去啊！」

「威利斯不會掉下去。」

吉姆和富蘭克背好旅行袋後，繼續滑行。冰塊非常結實，空氣的阻力不大，加上他們兩人都是溜冰高手，所以速度實在驚人。

「哇！」威利斯在吉姆背上驚叫起來。

他們是從運河較低的一端滑過來的。運河兩岸的土堤聳立在他們頭上。而且，已是深秋

，運河的水面——其實是冰面——降低很多，映入他們眼中的，只有兩岸的河堤和頭頂上暗紫色的天空。

滑了一段相當長的路程，吉姆因躲避突出的冰塊，不小心摔了一跤。還好身上穿着火星衣，沒受什麼傷。但是，威利斯却被拋得遠遠的，差不多滾了兩、三百公尺。

富蘭克看到吉姆摔下去，趕緊停下來。發出一陣刺耳的首響，冰粉向四方飛濺。

「有沒有受傷？」

「沒什麼，威利斯呢？」

兩個人趕緊滑到威利斯旁邊。威利斯已經伸出小腳，等着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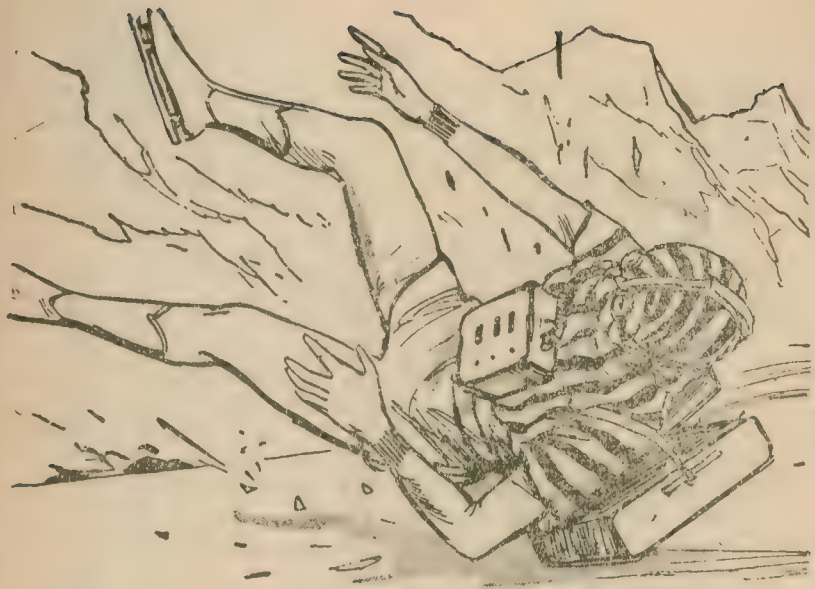
「很好玩。」看到他們走過來，威利斯說，「再來一次好不好。」

吉姆將威利斯放進旅行袋，問富蘭克：

「我們到底滑少路了？」

「剩下大概不到三小時的路程。」富蘭克看著太陽說。

「如果有手錶多好。希望不要滑過頭。」



吉姆四處察看，終於找到自動調溫裝置，並按下電鈕。不久，室內的溫度

有幾張床。

屋內陳設簡單，除了廚房以外，只

關，電源自動接上。

線接在小屋內的自動電源箱，只要按開

房門，找出開關，點亮了電燈。——電

並沒有經過調整，富蘭克通過內外兩層

明年春天才會有人來工作。屋內的氣壓

當然，小屋是空的，這兒必須等到

吉姆喘了一口氣。太陽已接近西方

去是一些尚未完成的氧氣工廠。

的地平線了。



河堤不遠處，有一個圓形的建築。再過

他們脫掉溜冰鞋，爬上河堤。果然

「一定在這裏。」

他認為這條小徑一定是地球人開的。

，似乎是為了裝起重機而準備的。因此

引起吉姆注意的這條上面埋了許多木材

築好了，幾乎每隔幾公里有一條。但是

小徑，遠在早期運河完成的時候就同時

的小屋是築在河堤邊的小徑深處，這種

，很可能真會錯過的。因為他們所要找

意沿途的變化。其實，要不是他這樣做

吉姆雖不再說什麼，但仍然不時注

「不要顧慮太多。」

也上去了。同時，和自動調溫裝置連在一起的氣壓調整用馬達也開始轉動了。這個馬達可以帶動壓縮機，增高室內的氣壓。頓時，柔和的呼呼聲響起來，五、六分鐘後，他們便把火星帽拿下來，連火星衣也一起脫掉。

吉姆打開廚房的櫃子，可是裏面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

「你看，我帶來的罐頭有用了。五分鐘後，就可以開飯了。」

「嘿！你做壞事，簡直是天才。」吉姆邊說邊扭開蓄水槽的水龍頭，「嗯，水很充足。」

「謝天謝地，那我不必到運河裏去挖冰塊了。糟，火星帽乾了。」

火星帽除了調整氣壓外，還可作為調節溫度用。它裏面有一個乳頭狀的東西，可以吸取水份，以便濕潤火星帽裏面的紗布，防止吸進太乾燥的空氣。

「火星帽乾了？」

「嗯，匆忙逃出來，水裝得太少了。」

「口渴嗎？」

「還可以。好，開飯了。」

他們吃了一些肉罐頭後，就睡了。威利斯將頭抵在吉姆的肚子上，模倣吉姆打射。

隔天，因為富蘭克反對浪費，所以早餐吃昨晚剩下的肉罐頭。威利斯剛剛在兩個禮拜前

吃了東西，所以還不吃，但是喝了約一公升的水。出發前，吉姆發現了一把手電筒。

「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東西。也許以後要用到它。」說着，他便將手電筒放進旅行袋裏

「我看，不會用到的，還是不要隨便拿人家的東西。」

「只借用一下，我們現在是非常時期嘛！」

「也好，走吧。」

他們走出小屋，繼續未完的旅程。天氣很好。火星上的天氣經常都是晴天。太陽昇得高高的。雖然冬季已迫近，但是受到炎陽照射的運河，冰面竟有少許溶化的現象。

近中午時分，富蘭克發現了第一個小屋，他們便在小屋內吃午餐，免得戴着火星帽不方便。這個小屋和前一天發現的一模一樣，只是這裏的工廠還沒開始建造。

正準備出發時，吉姆注意到富蘭克有點異樣。

「富蘭克，你的臉色很紅，是不是發燒？」

「那裏，這表示我很健康。」富蘭克雖這麼說，但是當他準備戴上火星帽時，却咳了幾聲。

吉姆想：可能是火星喉炎。可是他也不能爲力，所以並沒有說出來。

火星喉炎本身並不能說是疾病。因爲那是喉嚨以及鼻子直接接觸火星空氣，所引起的黏膜過份乾燥現象。火星的濕度通常都在零度左右，因此失去水份的喉嚨，對任何細菌都沒有抵抗力，結果，往往染上惡性的咽喉炎。

整個下午平安無事。太陽接近地平線時，照推算，他們應該已經來到離家八百公里的地方。

吉姆自從發覺富蘭克有點不對後，不時注意着他。富蘭克看起來很好，他那幾聲咳嗽可能沒什麼。吉姆追上了他，和他並排在一起。

「應該又可以看到小房屋才對。」

不久，他們通過了古代火星人所造的河堤小徑。可是那裏並沒有小房屋。河堤雖然比上午經過的矮一點，但還看不到兩岸的景色。他們加快速度，向前滑去。

又通過了一道小徑。這裏也沒有什麼小房屋。吉姆停了下來。

「我們上去找找看好不好？」

「這樣會浪費不少時間哩！如果滑快一點，天黑前還可以找到下一個小徑。」

「好吧。」吉姆說着，又開始向前滑行。

下一個小徑也一樣。吉姆又停下來。

「上去看看。再往前去，天要黑了。」

「好。」富蘭克蹲下去脫掉溜冰鞋。

駭人的沙漠甘藍

他們兩個人急急忙忙跑上河堤。但只見太陽光斜斜地照在一些植物上，根本看不到任何建築物。

「怎麼辦？」吉姆說。

「繼續往前走，直到發現小屋為止。」

從旅行袋爬出來坐在吉姆肩上的威利斯，這時忽然跳下來，向前跑去。

「威利斯，回來！」吉姆着急地喊道。

但威利斯並沒有回答，吉姆只好追了上去。河堤很難走，通常可以從植物底下穿過的，但是這時已近黃昏，大部份植物爲了防備夜間的嚴寒，都縮小成一兩尺高，紛紛往土裏鑽，甚至有些已經整個鑽進土中了。

「小心！」富蘭克在後面喊道。

這時，遠處傳來威利斯的聲音，牠用吉姆的聲調說：

「吉姆，吉姆，到這裏來好不好？」

吉姆和富蘭克通過矮小的植物叢，向聲音傳來的方向跑去。威利斯站在直徑約十五公尺大的沙漠甘藍（植物名）旁邊。這種沙漠甘藍通常都是生長在沙漠中，很少長在運河旁邊。靠東面的一半，葉子已捲起來了。但靠西面的那一半仍然張開着，似乎拼命地吸着陽光。

這種植物耐寒力很強，除非太陽完全沒入地平線，它是不會將葉子收起來的。同時，更不會鑽進土中，而只將葉子收捲起來，變成一個堅硬的球體。

威利斯本來站在朝西的葉子旁，一看見吉姆，便一躍跳上去，走向甘藍中心。

「威利斯，回來。」

「吉姆，來，這裏很好。富蘭克也來。那邊很冷，這邊很暖和。」

「富蘭克，怎麼辦？」吉姆無可奈何地望着富蘭克。

「吉姆來，這裏很好，很暖和。」威利斯又在叫。

「威利斯打算在那裏過夜。但是躲在裏面就是不被擠死，也會窒息而死啊！」吉姆說。

「不錯。可是我已經走不動了。」

富蘭克爬上一張大葉子——富蘭克的腳一碰，葉子便開始捲起來，吉姆遲疑了一會，也跟着上去。

「富蘭克，乖。吉姆，乖。這裏很暖和。」
太陽已經下山了。氣溫急激下降，冷風一陣陣侵襲過來。沙漠甘藍的葉子慢慢上升往裏

捲曲，將他們團團圍住。

「現在逃還來得及！」吉姆有點害怕。

「我寧願留在這裏。」富蘭克說，他的眼睛望著包攬過來的葉子，充滿了憂慮。

裏層的葉子比外層的葉子收得快。一張長三公尺、寬一公尺的大葉子覆蓋到吉姆的肩膀上。吉姆下意識地向葉子揮了一拳。葉子挨了一拳，似乎停了一下，但又慢慢地靠攏過來。

「富蘭克，會窄息的！」

「坐下來，張開雙腳頂住葉子，盡量留出一點空隙。快！」

於是，他們盡量將四肢往外伸直，用雙膝和肘頂住葉子，造成一個大約一立方公尺的空隙。甘藍葉子雖然緊緊地套在他們身上，但是還不至於壓扁他們。等到所有葉子都捲攏過來後，裏面便成一片漆黑。

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他們兩個人動都不敢動，靜靜坐在那裏。威利斯開始在他們腳下蠕動。

「吉姆，富蘭克。很暖和，很舒服，對不對？」

「嗯，大概不必再用力了。」富蘭克說完，便放開手。葉子並沒有再收縮。

「呼吸有點困難。」吉姆說。

「沒關係。呼吸輕一點，盡量不講話，不亂動，就可以節省氧氣。」

「但是，我看不支持到明天早上。」

「爲什麼不能？我曾經在書上看過，印度的僧侶被埋在土中幾個禮拜也不會死。」

「不太可靠。」

「但那是書上講的。」

「書本上所寫的，難道都是真理？」吉姆頂了一句。

富蘭克語塞，只好自我解嘲地說：

「算了吧。話講得太久，把氧氣消耗掉的話，就難免一死。」

吉姆不再講了，只聽到富蘭克喘息的聲音。吉姆伸手摸摸威利斯。威利斯變成滑溜溜的圓球，好像睡着了。不久，富蘭克也打起鼾來了。

吉姆也想睡覺，但總是睡不着。一片漆黑，以及沉滯的空氣，像一塊石頭壓在他心上。

他想起被史密斯拿走的手錶。如果有手錶，在黑暗中等待早晨的來臨，可能不至於如此苦悶。

——天該死了。天一亮，葉子接觸到光線，便會張開。可是好像沒有什麼動靜。吉姆聽說過沙漠甘藍在整個冬季裏，會將葉子收縮起來冬眠。這一棵甘藍，會不會已經開始冬眠了？

離春天還有十二個月——三百多人。等到春天，葉子張開時，他們可能早就變成木乃伊了。

吉姆想起在第一個小房屋所檢到的手電筒。輾轉難眠實在無聊，他便把它拿出來。霎時，一道亮光照射了狹窄的空間，富蘭克停止打鼾，睡眼惺忪地問道：

「什麼事？」

「還是帶來的好。」吉姆說。

「睡覺最好熄燈。」

「手電筒並不會消耗氧氣嘛！有亮光總比較好一點。」

吉姆忽然想起剛才在黑暗中所想的事，便順便告訴富蘭克。

「不要胡思亂想。」

「那麼，為什麼大亮了葉子還不張開？」

「唉！才過一小時嘛！」

「什麼？」

「我說我們在這裏才過一小時，不要囉嗦，讓我睡覺。」富蘭克說著又將頭伏在膝蓋上。

吉姆不再講話了，但是也沒有熄掉手電筒。光發生了鎮定作用。而且，裏層的葉子受到手電筒的照射，好像微微張開了些。

吉姆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因為他不太明瞭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向光性。

自從點了手電筒後，呼吸比先前舒服多了。同時，氣壓也好像高了一些。吉姆本想脫下火星帽，但終於不敢嘗試。不知不覺中也睡着了。

追蹤者

體積很小的扶玻斯出現在天空，朝着剛昇上來的太陽飛過去。火星則以每二十四小時一週的緩慢速度自轉。先將東托利運河轉向太陽，然後才是西托利運河。陽光開始照射在運河東岸，縮成球狀的大沙漠甘藍上面。

那個圓形甘藍經過了一陣鬆動後，突然張開了葉子，首先將吉姆和富蘭克拋落在地上，接着又滾出了一個圓球。圓球從厚厚的綠葉上滾過來，停止後，便伸出了眼睛和腳，走向倒在地上的兩個人身旁。他將身體緊貼在吉姆身上，發出悲慘的哭聲。吉姆猛然睜開一隻充滿血絲的眼睛。

「吉姆。」威利斯驚喜萬分，立刻在他身上亂蹦亂跳。

吉姆發現是威利斯，趕緊將牠抱起來。

「安靜點，威利斯。呀，好痛啊。」

「怎麼了？」富蘭克問。

「全身都僵了。這樣怎麼能滑冰呢。唉，算了，反正冰已溶化了……。」

「喂，你說什麼夢話。」富蘭克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

「冰大概開始溶化了。因為冬天已經過去了嘛！」

「胡說，你看看太陽。」

吉姆仰望太陽。火星殖民地的人，遠比地球上的人更注意太陽的運行。

「噢！那——我是作夢囉。」

吉姆夢見春天來臨，冰已開始溶化。富蘭克不停地呻吟，想站起身來。

「好一點沒有？」吉姆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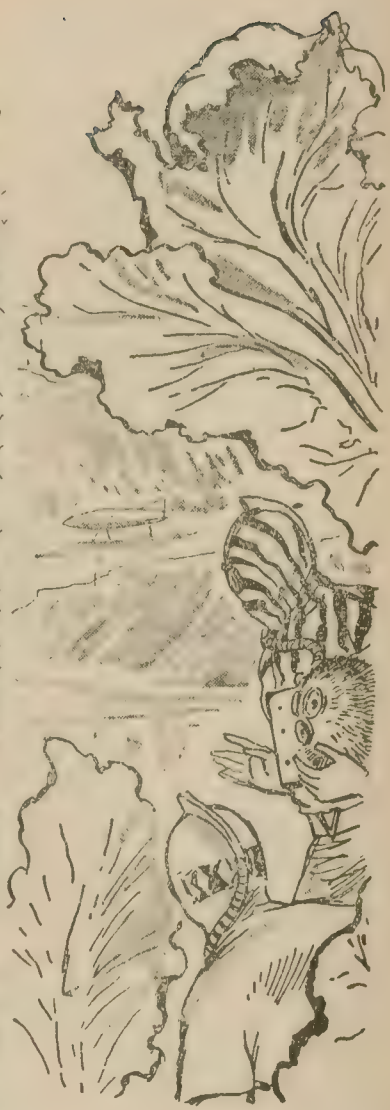
「全身筋骨酸痛得要命，好像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子。」

「我是問你的喉嚨。」

「哦！好了啊。」他還沒說完，又咳了起來。

「要不要吃些東西？」

「還不想吃。倒不如先找小房屋。」



「嗯。」吉姆將威利斯裝進旅行袋，順着富蘭克走向河堤。河邊的植物，正企圖張開捲縮了一夜的身軀。

正當他們走下河堤時，吉姆突然抓住富蘭克的手。

「你看那邊！」

一輛冰車正從北方朝這裏開過來。平常，冰車的速度每小時都在四百公里以上，但是這一輛冰車開得很慢。車上坐着兩個男人。

「他們在找我們。」

「小心，他們帶着望遠鏡。」吉姆說。

冰車停在昨天晚上他們走上河堤的小徑旁，有一個人指着小徑。

吉姆和富蘭克滑行時所留下來的痕跡仍然很清楚，這種季節很少有人會到這裏來。因此，誰都看得出，他們兩個人一定躲在這附近。

「我們最好躲在草叢中，等他們走開。」吉姆小聲建議。

「他們已經曉得我們躲在這附近了，不會隨便就放棄的。」

「那怎麼辦？」

「最好沿着河堤往南走。」

「那就快啊！」

於是，他們兩個人便急忙開步跑。這季節河堤上的植物都長得很高，躲起來很方便。他們沿着離河岸十公尺左右的地方跑。上面有植物遮蓋，從遠處看不到他們。

吉姆一路注意着蛇蟲（動物名）和華特西克（一種可怕的火星動物），吩咐威利斯也要

提防。跑了一段路後，他停下來，傾聽周遭的聲響。但除了富蘭克的喘息聲以外，四周一片死寂。

跑了差不多三公里，吉姆忽然又停下來，原來他們碰到了另一條運河。這是托利運河的支流。與主流比較，它的寬度並不大。在西尼亞和吉拉克斯中間，有不少像這樣的小運河。這些運河中，有一部份連接着東西托利運河，但也有一些半途斷的。吉姆窺探着腳下的運河。

「差一點就掉下去。」

富蘭克沒有答腔。他抱着頭坐在地上。忽然起了一陣嚴重的咳嗽。

「你身體不舒服？」吉姆擔憂地問。

富蘭克沒有講話。

「富蘭克，很可憐。」威利斯說。

吉姆無可奈何地又一次望望運河深處。過了一會兒，富蘭克抬起頭來說：

「沒關係了。」

「我想出一個妙計。我沿着河堤找小徑滑去。你到他們那邊去。」

「不行。」

「你聽我說完。你不能再走了，如果呆在這裏，一定會死掉的，我一個人回家去通知爸爸。你到他們那邊去，編個故事騙他們。等他們發覺受騙，我已經逃之夭夭了。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冰車上。」

「我不願意到他們那邊去，不如在這裏死掉得好。」

「你實在是傻瓜。」

「你才傻呢。他們如果在我指的地方找不到你，一定會到運河裏徹底搜查的。」

「那麼，還有什麼辦法？」

他們沉默了一會。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那一種冰車？」吉姆問。

「普通的貨車啊。」

「你想不能開進這條運河。」

「你想不能開進這條運河。」

富蘭克望了一望，運河最寬的地方只有六公尺左右。

「很難。」

「那麼，他們沒有辦法開進運河搜索。」

「我知道你想從這裏滑到東托利運河回家。但是你有把握這條運河能通到東托利運河嗎？」

「？」

「就是沒有通到東托利運河，大概也不遠了。剩下的一段只好走路嘛。」

「就算到了東托利運河，離家還有八百公里呢。」

「可是，先前的運河不可能再用了。問題是你能不能繼續滑冰。」

富蘭克站起身來：

「毫無問題。」

兩個人在石板路上走。往東邊走了五、六公里後找到了通往運河的小徑。他們走下河堤，穿上溜冰鞋，向前滑去。

滑了大約六十公里後，兩邊河堤逐漸變低了。吉姆暗想，這條運河果真沒通到東托利運

河，但他沒有講出來。又過了一個小時後，河堤更低了，幾乎可以看到兩邊的景色。

不久，到了運河的終點。再過去就是一片結冰的沼澤地帶，一望無際的冰原相當崎嶇。

在遙遠的彼處，連接著一片青翠的植物。冰原處處可見枯死了的運河草。

「到此為止，沒有運河了。」富蘭克說着，開始脫溜冰鞋。

「富蘭克，對不起。」

「沒關係，不會太遠了。」

兩個人開始從植物叢中穿過。這裏的植物比河岸的植物矮小，僅及他們肩部，葉子也不大。在這些植物中間走了兩三公里後，他們來到一片砂丘。

在乾燥的紅砂上走路相當困難。富蘭克繞過砂丘的邊緣走。吉姆則跑上砂丘，遙望前面那一片暗綠色的植物，目測着距離。那些植物顯示了東托利運河的特徵。但是走了很久，距離總是不縮短。

威利斯要求吉姆把他從旅行袋放下來，走在他們前面。當吉姆爬上一個砂丘，正開始往下走時，忽然聽見威利斯一聲尖銳的叫聲。吉姆嚇了一跳，連忙跑上前去。



威利斯動都不敢動地站在那邊。富蘭克好像還沒有注意到，低着頭，很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在他們前面不遠處，一隻華特西克正張牙舞爪，企圖撲過來。

吉姆慌忙拿出手鎗放了一鎗。這種手鎗不用普通子彈，所射出來的是一道強烈的光線。華特西克的身上冒出了一道火光，但仍然毫不畏懼地衝過來。

吉姆重新瞄準，再放一鎗。強烈的光線射到華特西克的身上，剎那牠便像被鋸斷般地裂

為兩半。但是牠還不甘心地向他們衝過來。當那兩個新月形的毒爪逼近威利斯時，才完全裂開倒下去。吉姆趕緊從砂丘頂上跑下來。

他一邊燒着華特西克的屍體，一邊在喃喃自語：

「恨不得將火星上所有的華特西克統統殺光。」

吉哥出現

「富蘭克，你看那邊，那不是塔嗎？火星人住在那邊。」

「對啊。」

「你好像不感興趣。」

「怎麼呢？」

「他們一定會幫助我們。火星人很親切。可以讓我們在暖和的房間內休息。」

富蘭克好像有一點心動，但是沒說什麼，他似乎已經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一小時後，他們來到火星人的城鎮。這個鎮很小，只有一個塔，但此時在吉姆的眼裏看

來，這實在是火星上最美的城鎮。

通過城門走了兩三分鐘，吉姆歡悅的心情就雲霧散了。沒有半個人影的街道以及死寂的庭院，充分說明了這裏是一個沒人居住的死城。古代火星人的入口一定超過目前許多，因為到處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死城。

吉姆萬念俱灰地站在一個廣場邊。過了一會，他說：

「我們休息一會兒，再去尋找通往運河的小徑。」

「我走不動了。」富蘭克一點精神都沒有。

吉姆覺得很傷腦筋，但仍提起精神說道：

「沒關係——這裏一定有地下建築。我去找一個適當的地方，今天晚上就住在這裏好了。」

吉姆走了幾步，忽然發現威利斯不在身邊。

「威利斯——喂，威利斯，回來啊。」

吉姆的聲音在萬籟俱寂的廣場，引起恐怖的回音。

「這裏，吉姆。」

不錯，是威利斯的聲音。好像從遠處傳來的。不久，威利斯來了，意外地是由一個火星

人抱着牠來。

火星人走到他們面前，便將第三隻腳放下來，彎腰向吉姆說話。

「他說什麼？富蘭克。」

「不曉得。請他走開好了。」

火星人又說了什麼。吉姆不想拜託富蘭克翻譯了。他設法自己聽。

「吉姆去——好地方。」威利斯在旁邊講。

「好，一起去，威利斯。」

火星人好像也曉得吉姆的意思。於是收回第三隻腳走開了。火星人走了大約三十公尺，發覺吉姆和富蘭克沒有跟在後面，便又走回來了。

「威利斯，告訴他請他幫忙抱富蘭克。」吉姆說。

「把富蘭克抱起來？」

「對了，像以前吉哥抱一樣。」

「吉哥不在。這是古普。」

「那麼請古普抱富蘭克，像吉哥抱的一樣。」

威利斯跟火星講了一會，然後向吉姆說：

「古普問，吉姆認識吉哥嗎？」

「你告訴他，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

威利斯將吉姆的話告訴火星，火星人便將富蘭克抱起來。富蘭克微微睜開了眼睛，但又閉上了，好像一點感覺都沒有。

火星人將吉姆帶到一間很大的建築後，便走向通往地下的隧道。

過了一會，吉姆發覺氣壓升高了，因此便將火星帽脫掉。他已經連續戴了二十四小時。

他們到達一間有圓形屋頂的大廳，光線由天花板射下來。

火星人走進跟大廳連在一起的小房間，輕輕將富蘭克放在地上。房間裏面有幾把休息框。古普坐在其中的一把休息框上。吉姆覺得精疲力盡，頭昏沉沉的，不自覺也蹲了下去。

「有沒有問題，富蘭克。」吉姆憂心忡忡地問。

富蘭克喃喃自語，喘得很厲害，好像痛苦不堪。吉姆將富蘭克的火星帽脫掉，摸了摸他的

前額，熱度很高。

可是，吉姆只有乾着急；火星人不講話，威利斯已經變成一個圓球了。吉姆躺在富蘭克的身邊，閉上雙眼，打算什麼都不去想它。

這樣躺了一些時候，吉姆忽然發覺火星人將身子伏在他臉上，好像要和他講話。他睜開

眼睛，坐起身來，倦意全消。火星人將富蘭克抱起來後，他們便一道走出房間。

他們一行來到另一個大廳。房間的構造跟先前的大廳一模一樣，但是裏面有三十幾個火

星聚集在那裏。吉姆一進去，便有一個火星人走過來。這個火星人個子並不高。

「吉姆。」那個火星人喊出吉姆的名字。

「吉哥。」吉姆也叫起來，威利斯立刻也模倣他。

吉哥彎下腰來，用火星語向吉姆說話：

「我的朋友。」

吉哥將吉姆抱起來，然後走出大廳。飛也似地通過幾個隧道。吉姆回過頭去，看到富蘭克和威利斯也被古普抱着跟在後面，這才放下了心。

吉哥走到另一個房間後，放下了吉姆，將富蘭克交給吉姆後又匆匆跑出去。富蘭克眨了幾下眼睛問道：

「這是什麼地方。」

吉姆環視周圍，看到幾把休息椅排成圓形。圓形天花板是模倣外面天空裝成的。一邊的牆壁上畫有運河。其餘地方畫著火星人的城鎮，細長的塔聳立在城市上空。那些城鎮，那個尖塔，吉姆覺得都很熟悉。不但如此，這個房間也似曾相識，好像以前來過。啊！對了，這就是以前吉哥帶他來過的那個大廳嘛。

「富蘭克——我們又回到西尼亞來了。」

「什麼？」

富蘭克立刻爬起來，看了看大廳的四周，然後又躺下去，閉上眼睛。

吉姆不知應該慶幸，還是應該悲傷。怎知道經過不少辛勞和痛苦，結果，又回到離西尼

亞車站不到五公里的地方呢！

奇妙的世界

吉哥知道富蘭克生病，便要求看護他。吉姆辭謝了，但是請求他拿些水和以前舖在休息框上用過的布來。吉姆將布舖成一張舒適的床舖，讓富蘭克休息，並為自己和威利斯也做好臨時床舖。然後給富蘭克喝了很多水，等他病癒。

房間很暖和。吉姆脫掉了火星衣，舒暢舒暢四肢。也將富蘭克的火星衣脫下，用紅布捆包他的身體。

一切妥當後，便從富蘭克的旅行袋取出罐頭吃了不少。

富蘭克好像尚未睡着。呼吸很吃力，臉色通紅。房間裏的空氣很暖和，也有足夠的氣壓，但是非常乾燥。吉姆取出手帕浸水後放在富蘭克的前額上。然後用另一條浸水的手帕蓋在自己的臉上。

吉哥帶着威利斯走進來。吉姆剛好在替富蘭克更換濕手帕。吉姆想對吉哥說明，他們除

了空氣以外也需要吸收水份，但是始終沒法子表達出來。吉哥沒有說什麼，又帶着威利斯走出去。

不久，吉姆發覺手帕乾得很慢。再過一會，手帕竟一直保持同樣的濕度。吉姆從臉上取下手帕，富蘭克前額上的手帕也拿掉了。

吉哥一回來便問：

「空氣裏的水份，這樣够不够？」

吉姆十分感動，吉哥竟瞭解他心中的意思。

「喂，吉姆——起來啊。」

吉姆迷迷糊糊地睜開一隻眼睛，又閉上去。

「起來啊。我已經起來兩個多小時了。」

「嗯，身體好了嗎。」吉姆這下才清醒過來，一看原來是富蘭克。

「我很好啊！你怎麼這樣問我？對了，這是什麼地方？」

吉姆盯着富蘭克看。臉色很好，聲音也正常了。

「昨天你病得好厲害。」吉姆說。

富蘭克繃了繃眉頭，思索着。

「嗯，我可能病了。我作了很奇怪的夢，夢見一棵好大的沙漠甘藍——。」

「哈，那不是夢。你猜猜看這是什麼地方，是西尼亞呀。我們——。」

「西尼亞？」

吉姆想說明前天以來所發生的事，但是他一時也搞不清楚他們為什麼突然又回到這裏。

「我想一定有跟運河平行的地下道。古代火星人所建造的。」

「嗯——但是，這無關緊要了。我肚子餓了，有沒有東西吃？」

「有。」

吃過東西後，富蘭克說：

「我想拜託火星人把我們帶回我們原來的地方，然後我們就可以通過東托利運河回家。」

「可是——。」
「我馬上去找吉哥，拜託他。」
「但是，要先找威利斯——。」
「什麼！我們爲了威利斯吃了這麼多苦頭，你還想找牠。不要理牠了，牠在這裏會過得很好的。」

「富蘭克，你錯了，威利斯救了我們，如果沒有威利斯，你早已經死在沙漠裏了。」
「但是，如果不是威利斯，我們就不會遭遇這次災難。」

「你這樣想就錯了。其實……。」

「好了，好了，去找威利斯好了。」

吉姆留下富蘭克一個人跑出去。他向走廊上的火星人大聲叫吉哥。雖然，他用的是不倫不類的火星語，但是這個火星人是將他交給另一個火星人的，由這個火星人去帶他去找吉哥。

吉姆要吉哥把威利斯還他。吉哥注意聽他說完後，却很客氣地表示辦不到。

吉姆以爲吉哥沒有聽懂他的意思，又重複了一遍。

那知道吉哥並沒有誤會他的意思，他已經明白地拒絕了他的要求。吉姆雖然很困惑，但是他不能怪吉哥，因爲他能體會吉哥的熱情和誠意。

可是，吉姆還是不願意放棄。他打了吉哥一會，然後突然叫起來：

「威利斯，威利斯。我在這裏啊，趕快回來。」吉哥跟在吉姆後面。雖然他的一步幾乎相當於吉姆走三步，但是吉姆跑得很快，並且邊跑邊喊。

吉姆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他曾經看到幾個火星人在一個房間內。這些火星人在催眠狀態中。他們稱呼這種狀態爲「另一個世界」去。

吉哥好不容易追上了吉姆。他用兩隻手抱住吉姆說。

「吉姆，吉姆。」

吉姆哭叫着，用手捶打着吉哥堅硬的胸膛。吉哥讓他鬧了一陣，然後用第三隻手壓下吉姆的雙手，阻止他亂動。

吉姆用憤怒的眼光盯着吉哥，大嚷：

「威利斯！把威利斯還給我！」

吉姆輕輕搖撼着吉姆說：

「我無能爲力，你必須到『另一個世界』去才行。」

吉姆說完便直往前走，吉姆跟在他後面，不再作聲了。吉姆通過幾個斜道，好像一直往下走。他們沒遇到半個火星兒。

吉姆終於停止前進。他們來到地底深處的一個小房間。這個房間十分特別，空洞洞沒有一點裝飾，未經粉刷的質珠色牆壁不像是火星上的建築物。吉姆把吉姆放下來，然後說。

「這是到『另一個世界』去的門。」

吉姆伸長脖子仰望吉姆。吉姆把三隻腳都放下來，穩穩地站立在那裏，他眼睛睜得很大，但是毫無表情。吉姆已經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吉姆有點迷惑了。究竟獨自去尋找走出地面的路好呢，還是等待吉姆甦醒過來。因爲他聽說過火星人的催眠狀態，有時會繼續幾個小時。

吉姆決再等一會看看。他屈膝坐在地板上，兩手抱住膝蓋。很奇怪，他坐在那裏竟沉醉在一種幸福與滿足的感覺之中，把威利斯忘得一乾二淨。

老火星兒

不知經過了多久。吉姆原以爲是牆壁的地方，忽然出現了一個洞開着的大門，大門那邊是另一個房間。

房間中間佇立着一個火星兒。吉姆被他的臉，尤其是眼睛吸引了。地球人本來很難判斷火星兒的年齡，但是這個火星兒看起來年紀已經相當大。

「吉姆，」老火星兒的語氣很誠懇，「歡迎你到這裏來。請接受我所奉獻的水。」出乎意料，他用的是地球人的語言。你一定記得這句話是火星兒舉行摯友儀式時所用的。

吉姆想起以前的儀式，說道：

「與你同享醇水，祝你的水永遠清澈，存量充足。」

「謝謝，吉姆。」

他們沒有真的用水，僅以假裝動作完成簡單的儀式。

「我看你內心好像有煩惱。你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我願意幫助你。」

「我想帶威利斯回家。」吉姆說

吉姆將過去所發生的事，從頭敘述一遍。火星人的聽完後，沉默了一會。

「你們的語言我才學會不久，雖然聽得出來，但是意思不十分明瞭。我問你，倫敦動物園是什麼意思？」

吉姆說明了一次。但是還沒說完，忽然停下來了。因為他看到老火星人的臉上浮出了憤怒的表情。但是，過了一些時候，又恢復了先前的平靜，吉姆也再度沉浸在幸福的氣氛裏。

「吉姆，我明白了，你曾經先後幾次救了威利斯的命。威利斯也曾經一次，也許兩次，救了你的命，每一次危機過後，你們之間的友誼便更邁進一步。到現在你們已經不能分開了。」

吉姆，你就住在這裏。我將把你當做親生兒子看待。」

吉姆搖了搖頭。

「我必須回家。你的誠意我非常感激。」

吉姆告訴火星人，他必須將總經理的陰謀，盡快通知南方殖民地的人。

「求求你將威利斯還給我，並且把我們送到遇見古普的地方去。」

「我希望我把你們送回遇見古普的小鎮？不要我送你回家嗎？」

吉姆回答他，他們計劃從那裏設法回家。

「好吧，現在先請你問問威利斯。看他到底是願意留在這裏，還是希望跟我回家。」老火星人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這個世界有生存的法則，也有死亡的法則。這就是世界變遷的法則啊。你知道不管是多硬的岩石，也終會被風磨損，就算現在威利斯答應跟你去，但總有一天牠會離開你的。」

「這個我非常清楚。那麼，你現在答應將威利斯還給我。」

「我們問威利斯看看。」

聽到老火星人的吩咐後，吉姆懶洋洋地站起來，抱起吉姆，在老火星人的前導下走下地道。

他們一行在一個房間前面停下來。房間裏本來一片漆黑，但是他們一進去，立刻亮了。他們面前的那壁牆，從底到頂都是一排排的小洞，每一個洞裏都有一隻巴恩沙。



房間一亮，那些巴恩沙都伸出眼睛四處張望。

「呀，吉姆。」不知是從那一個小洞傳來一聲呼叫。

吉姆四下看了一遍，但是看不出是那一隻巴恩沙叫的。正在愣愣失惜時，四處彼此起落，傳出了同樣的叫聲。

「呀，吉姆。呀，吉姆。呀，吉姆，呀……。」

吉姆望着吉哥，不知如何是好。

「到底那一個是威利斯呢？」

這時他們一起嚷了起來。

「那一個是威利斯呢。那一個是威利斯呢。那一個是——。那一個是——。那一個是威利斯呢。」

吉姆走到房間中央，向着那些巴恩沙喊。

「威利斯，到這裏來。」

有一隻巴恩沙從右邊靠中間的一個小洞跳下來，搖搖晃晃地走向吉姆。

「嗨，威利斯。」

吉姆將威利斯抱起來，高興得眼淚奪眶而出。

「吉姆現在就回家，威利斯是不是也跟吉姆回去？」

「吉姆去，威利斯也去。」威利斯毫不思索地說。

「好，那麼告訴吉哥。」

威利斯用火星語告訴吉哥，但是老火星人和吉哥都沒有表示什麼。吉哥將吉姆和威利斯抱起來，帶回富蘭克的房間。

富蘭克正躺在布上，旁邊準備好一些食物，但他並沒有吃。

「你終於找到威利斯了。來，我們一起吃飯。」

「等一下再吃。吉哥和另一個火星人正等着我們。他們準備把我們帶回遇見古普的那個

小鎮。」

「是嗎？那也好。」富蘭克只吃了一口便開始穿上火星衣。

吉姆也匆匆吃了一口，然後穿好火星衣。

們。

「剩下的我們可以在地道邊走邊吃。」

當他們通過一些斜道和走廊來到一個像地下火車站的地方時，看到有一輛車子在等着他

吉姆和富蘭克跟火星人道了別。他們兩個人一坐進去，車子隨即發動。

「我的頭好像有一點脹。」富蘭克說。

「我也有一點暈。我們吃一點東西好不好，可能暫時不會有東西吃了。」

他們將剛才吃剩的食物吃完後，再開了一些罐頭。不久，車子停下來了，先前那種使人氣悶的感覺也隨着消失。

他們從車子下來，走出地道。約十分鐘左右，他們來到一個陽光充足的房間。通過這個房間，便是外面。

「遇見古普的那個小鎮不是只有一座塔嗎？」富蘭克帶着十分詫異的口吻說。

「是啊！」

「這不是那個小鎮。」

「嗯，奇怪。」

第三章

逮捕令

吉姆和富蘭克兩個人站在四面圍着建築物的大天井中，這種天井是火星城市特有的。雖然視線被四周建築物擋住，但是仍然可以望見幾座高塔尖頂。

「吉姆，好像又是一座鬼城。我們受騙了！他們編了一套謊言把我們趕走。」

「我想不可能，」吉姆在天井中徘徊一陣，窺探外面的景物，「富蘭克，你看，那邊不是有三座小塔嗎？我覺得很眼熟。」

「嗯，我也是。」

於是兩個人都跑起來了。五分鐘後，他們站在城市外圍的城牆上。啊！的確沒錯，他們兩個人被送到吉拉克斯的無人區域來了。從這裏可以遙望五公里外的南方殖民地的圓形屋頂。

。他們高興萬分，兩個人拉着手跳了半天，便大步小步地向那個可親的小城走去。大約四十分鐘後，他們終於回到自己的城鎮了。

「再見！」他們各自奔回家。

吉姆幾乎等不及通過氣閘。裏外兩層門中間的氣壓尚未復原，就聽見從揚聲器傳出母親的聲音。

「請問是誰？」

吉姆想作弄他們，沒有立刻回答。

裏層的門一開，費麗絲剛好站在那裏。

「哥哥！」她睜大了眼睛，立刻向他奔過來，「媽，媽，是哥哥，哥哥回來了！」

威利斯也在地板上跳來跳去，嘴裏不停地喊着，「吉姆，吉姆。」

母親奔過來，他推開了費麗絲，將吉姆摟在懷裏，立刻嗚咽起來。她的眼淚弄濕了吉姆的臉。吉姆也差一點哭出來。

「來，讓媽媽好好地看看。可憐的孩子，你受了什麼委屈？」

「媽，沒什麼嘛！爸爸不在家？」

母親臉色忽然一沉，神色有點忐忑不安。

「沒有，還沒下班。」

「我想立刻見他。媽，你不舒服嗎？」

「沒，沒什麼。我叫爸爸馬上回來。」

母親走到電話機旁。她把談話聲音壓得很低。

「親愛的，我是珍（母親的名字），你有沒有辦法馬上回來一趟？」

「現在？不行啊，有什麼事嗎？」從聽筒傳來父親的聲音。

母親轉過頭來瞞了一下吉姆，聲音壓得更低。

「回來了，——老大。」

對話停頓了一下，然後是父親的聲音。

「我馬上回去。」

這時候，費麗絲正在訓他的哥哥。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大家都爲你擔心呢。」

「今天是幾號？」

「禮拜六啊！」

「禮拜六？幾號的。」

「當然是七月十四日嘛！」

「吉姆吃了一驚。四天？離開薩帝斯才四天嗎？」

「那好極了，還來得及。」

這時母親掛好電話走過來。

「你爸爸說馬上回來，肚子餓了沒有？想吃什麼？」

「沖杯可酒吧，我們一路吃罐頭。」

當吉姆喝可時，父親回來了。

「還好嗎？吉姆。」

吉姆將剩餘的可可一口喝下。

「爸爸，我有很多話想告訴您。噢？威利斯到那裏去了？」吉姆四下張望。

「別理威利斯了。」

「但是沒有威利斯就不行啊。威利斯，到這裏來。」

威利斯從走廊搖搖晃晃地跑過來。吉姆將威利斯抱起來。

「好了，現在講給我聽聽——到底怎麼一回事。」

「他們對哥哥和富蘭克發出逮捕令了。」費麗絲插嘴說。吉姆像被澆了一盆冷水。

「我們的逮捕令？」

「是啊！首先是曠課，但這並不嚴重。再來是擾亂學校的秩序，這也不算很嚴重。但還

有一項罪名——盜竊。」

「胡說，我們並沒有偷什麼東西。真正偷東西的是校長，他沒收了威利斯。」吉姆說，

並且將經過詳細敘述了一遍。

「好，這樣我就放心了。」父親說，並吩咐費麗絲拿鉛筆和紙來，由吉姆將他們回家的

經過，整個記錄下來。



「這件事就由爸爸來處理好了。我要立刻打電話給經理——。」

「喔，爸爸等一下。我還有話要告訴您。南方殖民地不是應該搬到北部去了嗎？」

「對，本來昨天就要開始搬。但是，延遲了兩個禮拜。」

「火星公司今年不打算讓我們遷居，要我們在此地過冬呢！」

「那有這回事！極地的冬季對地球人來說，是無法忍受的。公司前天通知我們，因為北

方殖民地的發電機故障，所以必須延期兩個禮拜。」

「那都是他們的詭計，他們藉口拖延遷居，冬季一到就不可能動了。到時候南方殖民地的人就不能不在這裏過冬。我有證據。」

「證據？」

「威利斯就是證據。」

吉姆要威利斯將牠在校長室裏聽到的一段談話重複說一遍。

威利斯高興得不得了。牠將自己被關在校長室和逃回家的整個經過重複了一次。但，最

主要的一段——校長和總經理的談話——卻始終不講出來。

這時，電話鈴響了。

「費麗絲，你去接。」父親說。

「爸爸的電話。」

吉姆叫威利斯停下來，全心傾聽由聽筒內傳出來的話。

「你是馬羅先生嗎？我是經理庫加。聽說公子回家了？」

父親看了吉姆一眼，猶豫了一下，終於說：

「是的，他回來了。」

「那麼請你留住他。我現在就派人去。」

「我和吉姆的話還沒有談完。事情沒弄清楚以前不能交給你。」

「喂，喂，馬羅先生。請你不要妨礙法律的執行。我現在就派人去。」

父親好像還想說話，但是想了一下，還是掛了電話。接着，電話鈴又響了。他不耐煩地

對費麗絲說：

「如果是經理，告訴他我沒有話好講了。」

不料對方是富蘭克的父親薩頓。

「喂，老馬嗎？我是薩頓。」薩頓講的也是有關停止遷居的事。

「我現在正在聽威利斯覆訴。他好像聽了非常重大的秘密。」

「我也想聽，請等我去。」

「經理想逮捕孩子們。小心啊！」

「我知道，他剛剛也打電話給我，我把他頂回去了。」

父親掛了電話，隨手將氣閘的裏層門鎖好。他剛上好鎖，信號燈立刻指示有人進入氣閘

「請問是誰？」父親問。

「我們是公司的人，奉經理的命令要吉姆到公司一趟。」

「請你們回去。吉姆不能交給你們。」

吉姆聽到他們在氣閘內低聲商量。

「請開門。我們有逮捕令呀！」這次是另一個人的聲音。

「請回去。」父親說完便將揚聲器關掉。

氣閘的信號燈表示他們已經退出了，但是，立刻又指示另外一個人走進來。父親重新啓

開揚聲器，大聲說：

「喂，請你們回去。」

「這像什麼話，老馬。」原來是富蘭克的父親。

「呀，原來是老薩。抱歉，抱歉。你自己一個人來嗎？」

「富蘭克也一起來了。」

「不一會，他們父子兩人一道走進來。」

「聽說威利斯有證據，我希望馬上聽聽看。」薩頓說。

「我們正在聽啊。威利斯——你記得侯校長嗎？」吉姆和藹地對威利斯說。

威利斯突然將眼睛縮回去，變成一個圓球。

「這樣不行啊！」富蘭克說，威利斯只又將眼睛伸出來。

富蘭克模倣總經理的聲音，說：「坐一會兒嘛，老侯。」

「你好嗎，總經理。」威利斯立刻用侯校長的聲音回答。然後，他便將侯校長和總經理

的對話統統說了出來。

「這是整個殖民地的問題，我們必須趕快召開一次居民大會，將這個消息告訴大家。」

吉姆父親說。

「是。不過，我先帶富蘭克去馬克博士那裏看喉嚨。」

「我們一道去，走吧，吉姆。」

於是，他們一行人便浩浩蕩蕩地去馬克博士家。

博士看到吉姆一行走進氣閘，便半開玩笑地吩咐女佣人說：

「瑪姬，把門鎖起來，重犯進來了。」

「你好，博士。」

「請進來。你們一定有很多話要告訴我，我準備洗耳恭聽。」

博士是個健談的人，一見面馬上聊了起來，因此差不多一小時後，才開始看富蘭克的喉

嚨。房間裏面有很多新式的設備，但馬克博士只叫富蘭克張開嘴，敲敲他的胸部。

「好傢伙，你們竟敢企圖從薩帝斯到吉拉克斯作一次免費旅行。將來你們一定會長壽。

好，現在輪到吉姆。」

吉姆的診療更簡單。馬克博士看完病後，又繼續聊起來。

「你們在甘藍裏面竟沒有容息，真不可思議，是不是甘藍葉子沒有完全捲起來？」

「那裏，完全捲起來了。」吉姆說。並說明了當時的情況。等到他提到手電筒時，博士

便十分肯定地說：

「對了，是手電筒救了你們。」

「呃，爲什麼？」

「光合作用嘛！甘藍葉子受到光線的照射，便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氣。哈！以後我出門也不要忘記帶手電筒了。」

這時，他們兩個人的父親都回來了。他們從威利斯口中瞭解了事件的真相後，認爲事出誤會，所以一起前往經理庫加的辦公室，要求他取消逮捕令。

「怎麼樣，庫加答應了沒有。」博士問。

「他不答應。」吉姆父親搖搖頭說。

居民大會

這天晚上，他們在城裏的集會所召開居民大會。主持人薩頓和吉姆父親馬羅相偕提前到達會場。可是當他們走進集會所時，竟發現大門仍然緊緊地關着，門口站着兩個庫加的部下

。馬羅先生好像忘了下午就是這兩個人來逮捕吉姆的，殷勤地趨前去打招呼。

「我們把門開起來，大家快來了。」

「今晚的會議取消了。」庫加的部下冷冷地說。

「取消？爲什麼。」

「總經理的命令。」

「理由呢？」

「我不知道。」

「這個會是經過合法手續召開的。請你讓開。」

「由我來。」薩頓伸手抓住對方的皮帶。

庫加的部下不安地望着薩頓。南方殖民地沒有正式的警察。這兩個人是火星公司的辦事員，今天特別代表庫加前來的。

薩頓未到火星來以前，曾經在營造廠當過土木工程師，對付那些粗魯的土木工人自有一手。他個子雖不很大，但是力氣却不小，把庫加的部下嚇得說不出話來。



「薩頓先生，你要動武嗎？呀，庫加先生來了。」
大家一齊回過頭去，果然，庫加慢條斯理走過來：

「怎麼回事？老薩，你要妨礙我的部下執行公務嗎？」

「那裏，是這傢伙在妨礙我們，請你將他們叫開。」

庫加搖搖頭：

「會議取消了。」

吉姆的父親走過來。

「憑什麼阻止我們？我們已經獲得委員會的承諾，必要時，可以提出二十個居民的連署。只要有二十人以上的要求，不經過委員會的承諾，也可以召開居民大會。這是法律上明訂的。」

居民漸漸增多。人羣中夾雜着幾個委員。

「馬羅先生，我以為庫加先生知道，所以才承認今晚的居民大會。」一個叫鐵蒙的委員

說。

「有委員會的承諾，就不需要徵求經理的意見了。」

「對啊。」馬克博士從人羣裏面走出來，「鐵蒙委員，你的話真莫名其妙。我們選你這種人當委員真難為情。我們有隨時集會的自由，不需要由總經理牽着鼻子走。各位，你們說對不對？」

「對！」在場的居民齊聲喊道。

鐵蒙退到其他委員的旁邊。委員長漢利走出來。

「馬羅先生，既然經理反對，委員會便無法承認了。」

「這種承諾我們不需要了。」博士說著，轉向人羣喊道，「希望參加今晚集會的人請報出名字。我們有很重要的消息告訴你們，有沒有人想聽馬羅先生的報告？」

「好，我參加。」不知是誰的聲音。

「啊！是凱利先生。加上我已經有兩個人了。還要十八個人。請大家不要客氣。」報名聲此起彼落。

「五個、六個……」博士一下子便數出了二十個人的名字。

「現在請將門口那些障礙物除掉吧，車加先生。」博士發有風度的向經理說。

車加和漢利兩個人私語了一會，然後命令部下站開。羣衆立刻擁進會場。一向站在講臺上的車加，今天却坐在最後一排座位上。

馬羅先生站在講臺上說：

「首先，請大家推選今天的主席。」

「當然由你來主持了。」博士大聲說。

因為沒有人反對，所以便由他當主席。他首先告訴羣衆，有一件關於南方殖民地的重要情報，繼之說明校長沒收威利斯的經過。話還沒有說完，坐在後排的車加站了起來。

「老馬。」

「請你喊主席。」馬羅說。

車加綑了綑眉頭。

「主席，你是不是企圖利用這次集會，爲你的孩子辯護？你……」

馬羅拿起槌子敲了幾下。

「不用再說下去了，我命令你坐下。」

「不，我不坐下。你厚着臉皮……。」

「凱利，我命令你維持會場的秩序。」

庫加不甘心地坐下去。馬羅繼續他的話。

「首先，我想聲明，這個人會並不是爲了說明我和老薩兩個孩子的遭遇，不是爲了提出任何辯護而召開的，而是因爲我從他們聽到一樁很重大的消息。我想你們都知道有一種叫巴恩沙的動物。我的孩子所飼養的巴恩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聽到了某些人物的談話。談話的內容，我認爲你們有權而且必須知道。吉姆，把威利斯帶進來。」

吉姆走上講臺，將威利斯放在講桌上。威利斯向四周環視了一下，馬上膽怯地縮成一個圓球。

「各位，這隻動物膽子非常小，請你們保持肅靜。」

馬羅嚴肅地說，並且小聲吩咐吉姆，「叫威利斯放心，不要怕。」

「好的。」吉姆點點頭，向威利斯說，「威利斯。沒有人會欺負你啊！快把你聽到的話

說出來。」

威利斯這才放心，慢慢地將眼睛伸出來。

「威利斯，講講看呀，『坐一會兒嘛，老侯。』」

威利斯立刻接下去。「坐一會兒嘛，老侯。」然後，開始模倣校校長和總經理畢却的談

話。有人說，「這很像總經理的聲音」會場立刻引起了一陣騷動。馬羅拼命打手勢叫大家安靜下來。

當威利斯講到，畢却想賣掉威利斯撈一筆時，庫加站起來了。凱利却將他推回座位上，並且手蒙住庫加的口。凱利的嘴邊浮出一絲微笑，他正想找機會整整庫加呢。威利斯講完後，會場一片死寂。

不久，各個角落響起嗡嗡的低語聲，慢慢地擴大。大家搶先要求發言。一個年輕的工程師安德被准許發言。

「主席，如果這是事實，事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是這隻動物到底能不能信任？」

「我們不認為這隻動物有編造故事的能力。」——有沒有動物學專家在場？噫！伊巴士博士，你有什么意見。」馬羅問。

「這種動物能夠將牠曾經聽到的話，像鸚鵡一樣很正確地講出來。但不可能在牠腦子裏的事物，加上一點東西。」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意見，安德先生？」馬羅問。

「我不是這個意思。大家都知道這種動物的智力還不能夠說話。但是牠所模倣的聲音，會不會真的是總經理的聲音呢？聽起來好像沒錯，但總經理的聲音我只在收音機裏聽過幾次。」

「一點沒錯，是畢却的聲音。我在薩帝斯聽了不少他的夢話。」有人喊道。

庫加因驚慌過度，一直呆呆地坐在那裏。但是聽到安德的話後，猛然站起來。

「我認為安德講得很有道理。老馬，你花了多少時間教牠這一大編謊言呢？」

這時，有一個人從後面的座位上站起來。

「讓我來試試看。」這個人名叫托蘭多，是個非常有名的電子工程專家，專門研究音響

學。托蘭多搬來一些機器，在講臺上裝配起來。他要求威利斯對着錄音機再講一遍。不一會他便舉起手來。

「好了。現在我們選出幾個比較常用的句子來實驗一下。」他說着，便選出了「殖民地

「一公司」、「火星」等三個單句來。於是這幾個單句在威利斯的錄音盤，以及總經理的廣播錄音盤便頻頻地出現。托蘭多將這些單句用示波器（將振動的情形用影像表示出來，可用眼睛觀察的機器）檢查其波形的特徵並仔細地加以比較。過了一會兒，托蘭多站起來說。

「沒錯，是畢却的聲音。」

「庫加，怎麼樣？滿意了罷？」有人大聲喊。

馬羅向庫加說：

「身為公司的經理，你對這項事實有何感想？」

庫加心神不定地望望四周，惱羞成怒地說：

「不關我的事。」

「主席。」巴馬夫人要求發言，「你認為應該怎麼辦？」

「照我個人的看法，應該根據契約的規定立刻開始搬家。」

「可是，主席。」矮少的吉布世說，「做事要有程序啊。我認為應該先跟總經理聯繫一下。我看這件事一定有一定原因。了不起，我們還有契約可訴之以法。」

博士再度站起來。

「我最討厭那些囉哩囉嗦的手續。在零下一百三十度的嚴冬裏，官司還沒有打完，我們可能早就死光了。去年，公司也曾削減眷屬津貼。而且，對超重的手提行李毫不留情地課以重稅。當時因為在地球上的總公司距離太遠，所以聽任他們擺佈。現在，公司正企圖停付我們遷居所必須的經費，不但如此，還在計劃送來超過火星殖民地所能收容的移民。他們認為，如果在北方殖民地和南方殖民地兩處經常駐有工作人員，成本將大大降低。地球上的總公司根本不瞭解這種情形。他們不知道冬天無法工作。」

但是，問題還不在於人類能否忍受火星極地的嚴冬。而是，我們願意不願意維護個人自由的基本權利。我們至少是先鋒隊，空氣的問題一旦解決，可能有很多人要到這裏來。那麼是不是就讓地球上那些從沒有到過火星的官員們，任意擺佈我們呢？現在應該是徹底解決的

時候了。」

會場立刻爆發出震耳欲聾的鼓掌聲。

「好了，好了，剛才的話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內。我們要討論的是否應即刻開始搬家。你們決定了沒有？」主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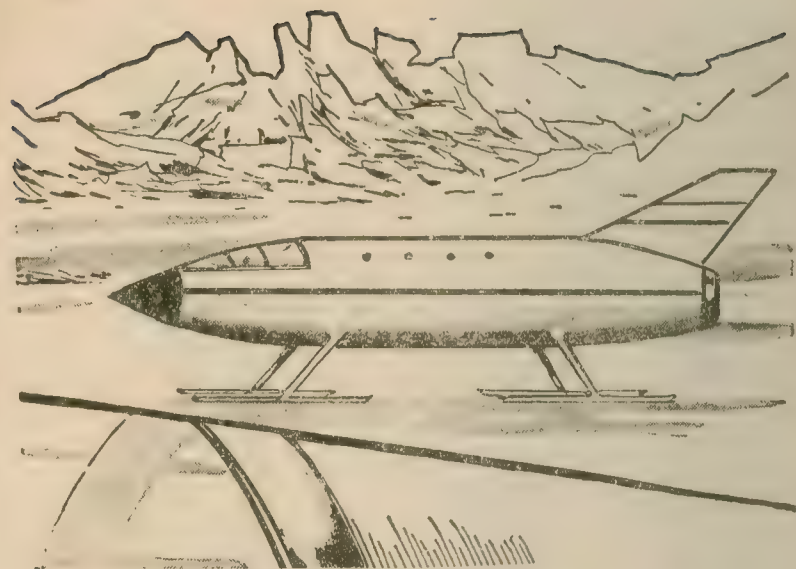
不一會兒，即刻遷居獲得全場一致通過。並且還組成了緊急委員會，公推馬羅為委員長。起初，他們推選博士為委員長，但是博士找出很多藉口，不肯接受。

南方殖民地的人口，連嬰兒在內，一共有五百零九人。冰車共十一輛，這些車輛的載重量僅夠這五百多人乘坐，所以每個人只限攜帶幾公斤的手提行李。往常的搬家，都是由薩帝斯派來所需的車輛，分梯次完成的。但是吉姆的父親打算一次運完，並且決定下禮拜一大早就出發。

他們允許庫加回到他的辦公室去。但是，禮拜天下午凱利打緊急電話給馬羅。

「不得了，庫加開冰車溜掉了。我們一直不曉得他會駕冰車。」

馬羅抑住內心的驚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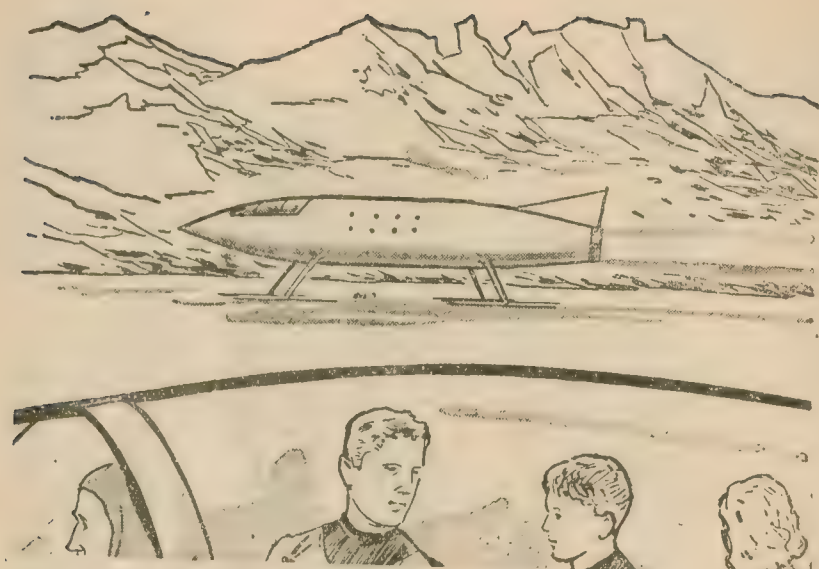


「我們提早在今天傍晚出發。請通知大家，只剩兩小時十分鐘。」

騷亂越來越大，整個南方殖民地亂成一片。但是，當太陽落到地平線上時，總算開出了第一輛冰車。其餘的冰車也都陸續向北方開動。太陽完全沒入地平線時，最後一輛冰車也離開了。南方殖民地的人們，全體向北急駛。

移民團北上

十一輛冰車中有四輛已經老爺了，最高時速只達三百二十公里。由這四輛冰車領着其餘的冰車向北極前進。近半夜時分



果然其中一輛發生故障拋錨了，他們只好將車內的乘客移往其他車輛。這是一件必須和嚴寒抗拒，而且充滿危險的工作。

博士和馬羅等大家坐定後，又回到殿後的冰車上來。博士看一看手錶問：

「隊長，要不要在利達姆休息。」

「不了，如果在利達姆休息，第二天就必須等到天黑結冰後才能開動，這樣得浪費一天的時間。畢却可能已經從庫加那裏獲得我們北進的消息了。」

南方殖民地已經入冬了，運河的冰要到春天才能溶化。但是這時他們已經非常接近赤道。火星因為空氣層很薄，所以氣

溫的變化很大。運河的水到了晚上便結成厚厚的冰塊，但一到白天冰塊便溶化無存。他們正逐漸接近赤道北部，由北極冰山溶化而引起的洪水已經開始犯濫了。一片汪洋的運河，到了晚上雖也會結冰，但只是流冰而已。不倖如此，晚上的雲阻止了白天所吸收的热量散失，河水更難凍結。

「好，直達薩帝斯後，你打算怎麼辦呢？隊長。」

「我們直接到碼頭去，坐上停在那裏的船隻。只要冰一解凍，我們就出發。」

太陽一出來，馬羅便命令他所乘坐的冰車開到前頭去。上午九點左右通過薩帝斯的冰車站。他們一行經過機場，向右轉，駛抵碼頭。這座碼頭建築在通往北方殖民地去的運河末端。

從司令車走出馬羅、凱利、博士，以及帶着威利斯的吉姆。人們也陸續地從其他冰車走出來。

「凱利，告訴他們暫時不要走出冰車。」馬羅下令說。吉姆想避開父親的視線，趕緊躲到後面去。

馬羅忿忿地望着碼頭，那裏連一隻船影都沒有。只有一條小汽艇被拖上對岸，但是已經拆下了引擎。

「糟糕了，怎麼辦。」馬羅問博士說。

從碼頭附近的倉庫走出一個男人。

「你們做什麼來的？馬戲團嗎？」他問。

「我們在搬家。」

「呃，我一點都沒有聽說。」

「船到那裏去了？」

「可能還在各處跑，向運輸股查查看。」

「那麼，臨時宿舍在什麼地方呢？」馬羅滿臉不悅地問。

每一次搬家時，火星公司都會為他們準備一座倉庫作為臨時宿舍，因為這裏唯一的旅館只有十二張床。

對方好像有點迷糊。

「我根本不知道要準備臨時宿舍啊！」

馬羅這才發覺這問題是多餘的，畢却不可能替他們準備宿舍的。

「這附近有沒有電話？」

「我辦公室裏面有。我是倉庫管理員，請你不要客氣。」

「謝謝。」馬羅道了謝後便走進倉庫辦公室。博士也跟了進去。

「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把畢却叫出來。既然我們來了，我想他會考慮考慮的。」

馬羅費了很大的勁，說服了幾個秘書，終於將畢却請出來了。出現在影像電話螢幕上面的總經理，用詫異的眼光看着馬羅。

「有什麼緊急的事嗎？」

「我叫馬羅，南方殖民地移民團的執行委員長——。」

「哦，你就是有名的馬羅先生。我看過你們那有條不紊的遷居隊伍了。」他停了一下向旁邊的人講了幾句話，庫加的聲音在回答他。

「你打算如何安排我們？」馬羅問。
「那還用說嗎？等今天晚上運河一結冰，全體回南方殖民地去。你留在這裏接受審判。你的孩子也留下。」

「我並不是問這個，我們希望你供給五百人份的宿舍。」

「大家留在現在的地方。我想在冰車上過一天並不會怎麼樣吧？」

馬羅本想再說，但想了一下，把電鈕關掉。

「你說的沒有錯，講也沒有用。」馬羅憤憤地說着，和博士一起走出電話亭。凱利正在分配一些少年擔任警衛。

「發生了什麼事？凱利。」馬羅問他。

「有幾個畢却手下的警察來，本想把他們抓起來。但是被逃走了。」

「不用找宿舍了。」博士說。

「你打算怎麼樣？」馬羅問。

「找幾個擅長射擊的人，把畢却抓起來，佔領他的公司。我打前鋒。」

「開玩笑，我們都是守法的市民，不是暴民啊！」
博士搖了搖頭說：

「對畢却來講，你已經是暴民的首領了。我們也都是暴民了。」

「胡說八道，我們只不過按照契約行事，如果畢却拿出紳士風度來，我們就和他講和。」

「可是，勇敢地站起來向困難挑戰，是一件偉大的事啊！」

「你要是堅持，當初爲什麼不接受提名，負起指揮的責任呢？」

「對不起，對不起。我服從你。」博士臉紅了。

「你對薩蒂斯比我熟悉。有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作爲宿舍？」

「爸，我曉得。學校可以用……。」

「吉姆。這不關你的事，回車上去。」

「十分鐘就可以到了。」

「對了。」博士也贊成，「如果利用學校，不僅有孩子們的床可以用，還有廚房啊！」

「好，凱利。要他們上車，每一輛車指定一個負責人。我們要出發了。」

監

禁

薩蒂斯幾乎沒有一個人在地面上走路。大家都利用地下道通行。

學校正門的氣閘一次可以通行二十個人。當第二組剛通過時，侯校長怒氣沖沖地打開外面的門，雖然戴着火星帽，但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很光火。

「到底怎麼一回事？」侯校長大聲叫嚷。

威利斯一看侯校長，立刻縮縮在一旁。馬羅趨向前去。

「我們想借用學校當臨時宿舍。」他說。

「那不行，你是誰？」

「我是馬羅，移民團的負責人。」

侯校長一聲不響掉頭走。經過三十分鐘後，全體移民都進來了。馬羅要凱利在每一個進出口指派警衛。博士本來想建議門外也要派警衛。但是沒有表示出來。



薩頓在前廳等待馬羅。
 「巴馬夫人通知過來了。再過三十分鐘就可以開飯。」
 「那太好了。校長在那裏？」
 「不知道。剛看到他打從這裏經過。」

有一個男人正從人羣中走過來。——大廳內一片嘈雜，到處可以看到父子母女們相聚的熱情場面。凱利也正攆住一個很像他的男孩子。走到馬羅前面來的男人，將臉部貼近馬羅的耳邊告訴他。

「校長在他房間裏。我剛去找他，但是他把門鎖起來。」

「謝謝。請問尊姓大名。」

「我是這個學校的自然科教師，林登。請問您貴姓？」

「我叫馬羅，是這一批移民的負責人。林老師，家住此地的孩子們是不是可以請他們暫時回家去，我們可能要在這裏過一兩天。」

「沒有校長的許可……。」

「我負責好了。」

「好，我試試看。」林老師答應了下來。

吉姆在人羣中發現了母親。她抱着奧利，疲憊不堪似地倚在牆邊。費麗絲在她身旁。『媽！』吉姆從人羣中喊她。

「什麼事？吉姆。」母親抬起頭來。

「跟我一起來，有睡覺的地方了。」

吉姆把她們帶到以前他住的房間。母親像等不及似的倒在床上。

「太好了。」

「我去看看外面的情形。」吉姆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向費麗絲說，「費麗絲，請你照顧威

利斯。」

吉姆比大家遲了一會才接到食物的配給。當他吃完東西，大家都已經集合在禮堂裏了。吉姆走進禮堂，看見博士和富蘭克也在裏面，他便向他們走過去。

馬羅正用鎗柄猛敲桌子，要大家安靜下來。

「林西堪先生，請。」

要求發言的是個三十歲左右的人，情緒非常激動。

「我完全贊成馬克博士的意見。現在已經不是猶豫的時候了。我們應該採取主動，立刻設法找幾條到哥派士去的船。畢却當然不會同意，但是他的戰鬥力不過是一分隊的警察而已。」

，就是微調整個薩帝斯地區的壯丁，也不會超過一百五十人。我們有兩倍的人力。所以我主張立刻向他進攻，非強迫他承認我們的權利不可。」

他的話一講完，立刻有幾個人要求發言。馬羅指名其中一個。「奇普士先生，請。」
「主席，這樣未免太不講理了。是你把我們拖到這個地步來的，我本來就不贊成這個計劃。」

「是你自己跟來的啊。」有人在喊。

「安靜點。奇普士先生，請你將要點講出來。」馬羅提醒他。

「我只是贊成多數的意見。光在這裏着急，根本無濟於事。我建議向畢却提出請願書，設法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你所指的，是申請到哥派士的船的話，我們早就請願過了。」
奇普士譏笑地說：

「馬羅先生，我想你總曉得，請願的結果往往決定於請願者是誰。這裏的侯校長和總經理私交很好，如果請侯校長去交涉，我想可能好一點。」

「那怎麼可以！」薩頓站了起來。

「請大家不要隨便發言。」馬羅又提醒大家注意。「如果這是各位的意見，我並不反對。可是侯校長是不是還在此地呢？我始終沒看到他。」

「在，躲在辦公室裏。」凱利說。

馬羅將這個提案移付表決。結果只有波多爾夫婦贊成奇普士的提案。

表決過後，大家想發言，他不小心喊出一聲「爸爸」，又慌忙改正過來。「主席。我認為如果請火星人類幫我們的忙，也許不坐船便可以到哥派士去。假如大家同意的話，我可以和富蘭克一起去找哥哥。」

大家沉默了一會，耳語聲又彼此起落。

馬羅繃着臉說。

「真有到哥派士去的路嗎？」

「我想一定有。」

「但是，火星會准我們通行？」

「我和富蘭克——。」

「主席。我請求發言。」奇普士又插嘴，「我認為大人的會議不應該允許小孩子插嘴。」

馬羅很尷尬。這時，馬克博士站起來說。

「主席。我請求發言。這個沒有種的——。」他指着奇普士。

「請你客氣一點，博士。」

「好，我收回。這位模範市民奇普士，說富蘭克和吉姆不是市民嗎？這位先生還在吃奶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

「請你講話小心一點，博士。」

「對不起。我們現在正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奮鬥。年輕人準備一起從事，是值得鼓勵的，我們必須將他們當做堂堂正正的大人看待才對。」

馬羅以鎗托重重地敲敲桌子。

「這個題目已經超出我們討論的範圍了。吉姆，等——一下再聽你的意見。各位，我們究竟

採取談判方式呢，還是用武力解決。」

一個叫昆斯的站起來了。

「武力解決也好，但是也許沒有這個必要。再打一次電話給畢却，如果他知道我們有足夠的武力，說不定會重新考慮。」

這項動議通過了。馬羅本想另外推選一個人去跟畢却通話，但被否決了。電話室已經被上了鎖，必須敲壞才能進去。畢却似乎已經預料到他們會打電話過去了。

「哦！你是馬羅嗎？決定投降了？」

馬羅很客氣地提出請求。他將內容說得很清楚。

「到哥派士去的船？」畢却笑出聲來，「今天傍晚會給你們準備幾輛到南方殖民地去的冰車。凡是坐這冰車回去的人，對這次擅自遷居的事可以不必追究。不過，你當然例外。」

「你要知道我們的人力比你多得多。不過我們的目的不是戰鬥，而是要求履行契約。如果你再不講理，我們也許會被迫使用武力。」

畢却輕蔑地笑了幾聲。

「恐嚇沒有用的，馬羅。投降算了吧！最好一個個丟下武器，舉手走出來。」

「這是你最後的答覆嗎？」

「還有一件事。你監禁了侯校長，我要你馬上釋放他。」

「我們根本沒關他，是他自己不出來的。如果不相信，你親自來看好了。現在我再問你一次，要不要給我們準備船？」

畢却狠狠地瞪着馬羅，砰一聲把電源關掉。

「那只有戰鬥了。」凱利說。

「還不致於完全絕望，只要姓侯的在這裏，這種建築物是安全的。奇怪，這裏根本沒有炸彈或其他大型武器，為什麼畢却這樣有信心呢？」馬羅有點不解。

「虛張聲勢啊！」

「是嗎？」

馬羅把交涉的結果告訴大家，波多爾夫人站起身來。

「我們打算聽畢却的話。關於侯校長的事，畢却先生講的並沒錯，你和凱利應該受懲罰。」

「來，我們走。」

波多爾夫人和她的丈夫大搖大擺走出去。

「還有沒有人想離開？」馬羅說。

奇普士偷偷摸摸地四下張望，也跟隨在波多爾夫婦背後走出去。奇普士一走掉，托蘭多

便說：

「我提議馬上開始行動。」

「贊成，贊成。」

托蘭多的動議獲得全場一致通過。馬羅被推舉為隊長。

這時，奇普士忽然從外面衝進來，臉色蒼白，渾身發抖。

「完了！完了！」

「什麼事啊？」馬羅焦急地問。

「波多爾夫婦完了，我也差一點被打死。」

奇普士恢復鎮靜後，才結結巴巴地把事說出來，原來當他們三個人戴好火星帽後，便



相繼通過氣閘走出屋外。可是剛剛踏出去，波多爾夫婦便倒下去了。

「這是你的責任！」奇普士激動地向馬羅大聲叫嚷。

「慢一點，他們兩個人有沒有照畢却的話做——丟下手鎗，舉起雙手來？」

奇普士搖搖頭，不再說話了。

「他們乘我們討論時，封鎖所有的出口了。」博士痛心地说。

開始行動

博士說的是事實。前後門都已經由全副武裝的男人封守了。入口處的地形，很適合射擊從室內走出來的人。

馬羅向大家說：

「在行動以前還有沒有人要投降的？波多爾夫婦是自己不小心才引起不幸的，如果舉着白旗大聲喊，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

有五、六個人站起來，默默地走出去。

他們一離去，馬羅便開始編隊。巴馬夫人被指為炊事班長，博士是戰鬥隊長，凱利負責監視學校內外的一切事物。

吉姆以期待的心情等待着輪到自己。可是他的父親並沒有將學生編為戰鬥員，只將他們分為兩排預備軍。吉姆一直在等他父親跟他講話。這時，馬羅的視線好不容易停在他兒子臉上，吉姆趕緊抓住機會叫了一聲爸爸。

「有什麼話等一下再講，吉姆。」

「爸爸，你剛才是不是說關於火星人的事要和我討論？」

「火星人？哦！」父親考慮了一會兒，說。「如果逃不出這裏，什麼計劃都是空談的。你還是去看看媽媽吧。」

看到吉姆快快不樂地走出去，富蘭克走近他身旁，說：

「吉姆，我想，畢却一定不敢跟火星人打起來。因為他對初期移民時的恐怖經驗記憶猶新。因此，如果有二三十個——火星人出現在大門前。你想畢却的部下會怎樣？」

「嗯——。」

「一定會放下武器。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衝出去。面對吉哥，他們一定不會射擊。」

富蘭克這種看法確實沒錯。移民到火星的任何人，由於初期的痛苦經驗，都知道絕不可干涉火星人的事，或激怒他們，或擾亂他們的生活，尤其不可危害到他們的安全。就是畢却和公司的那些警察們，也不可能膽敢違反這種成規。警察的第一件任務就是要移民們嚴格遵守這個規定，尤其對那些第一次從地球前來火星的觀光客，他們都一再強調這件事，要求他

們不可隨便接近火星人。

「但是，用什麼方法通知吉哥呢？難道你有辦法掛電話給他？」吉姆說。

「威利斯啊！我想他們不敢射擊威利斯。」

「那不行，威利斯會受傷的。」

「但是，如果這樣拖下去，牠總有一天會被送到倫敦動物園去。」

吉姆想了一下，說：

「就是威利斯能平安地走出去，也沒辦法找到吉哥，將話傳給他呀！我有更好的辦法。」

「什麼辦法？」

「我想他們絕不會派人守住那個垃圾口的，我自己溜出去找吉哥。」

「不行，雖然垃圾口沒有警衛，但是你一出去準會被後門的衛兵發現。」

「晚上再採取行動嘛！」

「嗯，可是——我去好了，我跑得比你快。」

「別自作聰明了。」

「那我們一起去好了。」富蘭克說，「威利斯也參加。因爲，人多成功的機會也多，總有一個人會完成任務的。叫威利斯將口信背起來，把他送到火星人住的市鎮去，牠便可以將口信傳給任何遇到的火星人。」

「嗯，不過我還是不贊成威利斯去。」

「現在只有兩條路讓你選擇：讓威利斯去？還是讓母親們在南方殖民地挨凍？」

吉姆咬着下唇。

「好吧，就讓威利斯去。」

「你我的火星語都不太行，找馬克博士幫忙怎麼樣。」

「對博士無需保密，我們就去。」

博士正在打電話，嗓門拉得很高。

「羅林博士在嗎？你看，你看，別咬鉛筆了。我是馬克博士——不，剛剛到。最近工作進行得怎樣？」抱歉，沒辦法，我們被關在裏面啊！——被監禁在裏面。——被監禁，

起，來了。——理由，沒有理由啊！——被畢却大傻瓜——對了，你沒聽說。——全被關

在學校裏面——只要露出鼻子他們就開鎗射擊——不是開玩笑呢。波多爾夫婦剛被打死。我希望你能到此地來看看畢却的瘋狂作風——。」

影像管突然熄掉。博士嘮叨了一陣，想重新撥通電話，但是電話完全斷了。

「博士，我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

「什麼事？我很忙啊！」

「很要緊的事。」吉姆和富蘭克趕緊將他們的計劃告訴他。

「對，叫火星人來，實在是個好辦法。但是你爸爸會不會答應？」

「麻煩博士跟他講好不好，博士講的話他不會反對的。」

「好，好。那麼就帶威利斯到C教室來。我在那裏工作。」

吉姆一走進母親休息的房間，發現費麗絲和威利斯都不在裏面。

「費麗絲那裏去了？我正在找威利斯呢。」

「到廚房幫忙去了。但是，威利斯剛剛還在這裏啊。」

吉姆又找了一遍，但是沒有找到威利斯。

「我去問費麗絲。」

吉姆到廚房找費麗絲，費麗絲也不知道。

「我出來時還看見牠在媽媽身旁呢。」

吉姆向富蘭克說：

「糟糕，威利斯失蹤了。」

吉姆和富蘭克兩個人找了將近一小時，還不見威利斯的影子。當他們正想回到房間去重找一次，經過前廳時，吉姆忽然停住腳。

「威利斯的聲音。」

富蘭克也停下來聽。

「請開門好不好，威利斯在外面。」從入口的揚聲器傳來和吉姆一模一樣的聲音。

吉姆立刻跑向氣閘，但是被站在門邊的警衛阻止了。

「請你打開，威利斯在外面。」

「可能是敵人的詭計，算了吧。」

但是，吉姆一再堅持是威利斯，那個警衛只好拔出手鎗，先瞄準好入口處，然後按下氣閘的電鈕。裏層的門一開，進來的果然是威利斯。威利斯搖搖晃晃地走近來，好像很快活。

「吉姆，去。大家，去。威利斯去散步。」

「你怎麼出去的。」

「出去了。」

「所以我問你怎麼出去的。」

「可能是跟在波多爾夫婦後面溜出去的。」富蘭克說。

「到那邊去。」威利斯說出很多火星人的名字，「很好玩，好朋友。很甜的水，給威利

斯喝。很多很多。」威利斯作出喝水的樣子。

「不是一個禮拜前才喝的嗎？」吉姆帶着責備的語氣。

「威利斯，很乖。」威利斯好像受了委屈。

「等一下。我看威利斯好像到過火星那邊。」富蘭克說，「我想牠一定能將我們的口



信傳給吉哥的。」

吉姆和富蘭克以及博士三個人先用英文擬了一段口信。

「吉哥的朋友——吉姆，希望收到這封短信的任何一位火星人，請立刻通知吉哥，告訴我們正遭遇到空前的災難，希望你能幫助我們。——」

他們將所遭遇的困難，以及希望吉哥如何幫助他們，都寫得很詳細。他們不需要像電報

寫得很簡略。因為，威利斯不管是多長的話，牠都會毫不費力地背起來。

博士將這些話翻成火星語讓威利斯背起來後，吉姆和富蘭克便開始教威利斯如何做。

可是，威利斯理解力很差，把他們一個個弄得火冒三丈。

「差不多了吧。」最後博士說。

吉姆將威利斯帶到學校的大門去。因為博士在場，所以警衛沒有說什麼就讓他們過去。

通過氣閘後，吉姆再一次叮嚀威利斯。

當威利斯通過大門走出去時，吉姆一直躲在門邊看。波多爾夫婦的屍體，還躺在原來的地方。威利斯看看屍體，交叉走過門前的通道。

氣壓一直降低

在天黑以前，吉姆和富蘭克因為沒有什麼事可做，顯得很無聊。

他們本來以為晚餐後，廚房就會空無一人。但是，女人們洗過碗碟後，又在廚房裏喝咖啡，聊起天來，一直不離開那裏。

兩個人正在討論從坎坡口逃出的方法時，電燈突然熄掉了。

四周突然變成漆黑一片。同時，整個空間好像忽然沉到無底深淵裏，被可怕的寂靜籠罩起來。吉姆立刻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因為他發覺屋頂上的氣壓調整馬達停了，空氣流動的聲音也不響了。一個女人發出了尖叫。繼之，黑暗中慢慢湧出一片吵雜的聲音。很快地，大廳中亮起一道手電筒的光線，並傳來吉姆父親的聲音。

「大家安靜一點。動力系流出了一點小毛病。請不要吵鬧。」

光線慢慢移過來，忽然停在吉姆身上。

「你們快去睡。」父親說了一聲便走開去。從另一個方向，博士也在喊。「安靜點，安靜點。」

靜點。」

吉姆的父親大聲喊道：

「請大家穿上火星衣，戴好火星帽。故障馬上就會修好的，千萬不要吵鬧，這個房間的正常氣壓至少可以維持半小時。」

到處亮了手電筒，在走廊朦朧的微光中，大家擠成一團，忙著穿火星衣。吉姆看到博士

走過來便問他：

「博士，電燈什麼時候才亮呢？」

「單却搞的鬼，他將發電機關掉了。不要傳出去啊！」博士說完又消失在黑暗中。

但是過了不久，大家逐漸明白真相了。氣壓下降的速度非常慢，不容易察覺出來，所以必須時時提醒大家調整火星帽的氣壓。大家不再認為故障是暫時的，也不期望馬上修復了。溫度也在下降，躲在房子裏，雖然不致於凍死，可是夜間的氣溫仍然十分寒冷刺骨。

馬羅在前廳亮起手電筒做為臨時司令部。吉姆和富蘭克焦急地躲在黑暗處踱來踱去。他們兩個人雖然沒有放棄從廚房逃出去的計劃，可是廚房裏面還是很吵雜，不可能行動。

水利工程師（所謂水利，就是將養分溶解在水裏，然後在這種水中栽培植物）哈特勒跑到馬羅的房間來。他的妻子推著氣壓嬰兒車跟在後面。裝在透明嬰兒車罩上面的氣壓調節器很像烟肉。

「馬羅先生。我的小孩患了咽喉炎，有什麼辦法沒有？」

馬克博士走過來說：

「爲什麼不帶來看我？」他從車單上望望小孩，「好像沒有什麼嘛？」
「我的小孩病了。不會錯的。」

「可是，這樣子不能看啊。連體溫都不能量。我看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你講的只是風涼話，想安慰我們一下就算了。」哈特勒很氣憤。
「對不起，對不起。」

「你要替我想辦法啊！根本這種——。」

哈特勒的妻子拉了一下丈夫的袖子。兩個人耳語一番後，哈特勒轉向馬羅說：

「我們受够了，我必須爲妻子着想。」

「隨你們好了。」馬羅說完便將臉側過去。

哈特勒好像猶豫不決，但經他的妻子一催促後，兩個人便一起走向大門。

馬羅向博士說：

「他們要我做什麼。要我創造奇蹟嗎？」

「就是這句話，大家都像小孩子一樣。他們要爸爸摘下月亮。但是，哈特勒講得也有點

道理，我們必須趕快設法。照理論來講，人類戴了火星帽後，可以活幾天，可是實際上很難辦得到。畢却就是看到了這一點。你總不能讓幾百個人永遠蹲在黑暗與寒冷中。」

「也不可能臨時挖掘隧道啊！出口又統統被封鎖了。」

「可是必須出去啊！我第一個出去。」

「不行。我來。」馬羅嘆了一口氣。

「你有太太，有孩子。我是單身漢，而且已經多活幾年了。」

兩個人正在爭論不休的時候，只見氣閘的門一開，哈特勒的妻子跌跌撞撞地跑進來。她倒在嬰兒車上面，悲痛欲絕。

衝過死亡的圍牆

她的遭遇跟波多爾夫婦和奇普士完全一樣。原來哈特勒夫婦爲了宣佈投降，曾大聲叫喊，並揮動燈光。因爲沒有人回答，所以哈特勒舉起雙手走出大門。他的妻子便將燈光照射在她丈夫身上，以便讓對方可以看清楚。可是，當他走出大門向前跨了一步便倒下去了。

博士將她送到主婦們休息的地方後，便匆匆走出去查看門外的情形。不一會兒，他走回來說：

「拿一把椅子給我。」

「怎麼啦？」馬羅問。

「你就會知道。我想起了一件事。」

吉姆遞給他一把椅子，博士立刻走出氣閘。大約五分鐘後又走回來說：

「是自動熱線發射器。」

「什麼？」

「畢却在門口裝了紅外線網。他用紅外線代替步哨。如果有人走出去，擋住這些紅外線，安裝在一旁的熱線發射器便自動射過來。」博士說完，順手示出他手裏的椅子，上面有六處燒焦的痕跡，接着又說：

「不必害怕，他們將熱線裝在離地面六十公分和一公尺、二十公尺高的兩個地方，如果小心一點，可以從底下爬過去。」

「我來試試看。」馬羅想。他的精神爲之一振。

五、六分鐘後，他們帶着一把燒得千瘡百孔的靶子回來。

「凱利，我要一隊二十個人組成的突擊隊。請你通知大家。」馬羅說。

志願參加的至少有二百人。問題是挑選誰才好。吉姆和富蘭克也參加了。但馬羅除了他自己以外，只選了一批單身漢。博士也落選了。

博士將吉姆叫過來，小聲告訴他：

「等一下好了。馬上要由我來發號施令了。」

突擊隊走進氣閘。馬羅轉過身來向博士說：

「我們將進攻電廠。如果兩個小時後還沒回來，你們就自由行動好了。」

等氣閘的門一關，博士便說：

「好，再徵求二十個突擊隊員。」

「不是要等兩個小時嗎？」凱利說。

「你不要管。我走了以後，就隨你辦好了。」博士回過頭來向吉姆和富蘭克招手。「你

們兩個人也一起來。」

博士一下了，就組成了他的隊伍。好像馬羅還沒有出發以前，他就已經擬好他的人選似的。博士和他的突擊隊員相繼走進氣閘。

外面的門一開，博士使用手電筒照射門前的道路。除了波多爾夫婦和哈特勒的屍體躺在那裏外，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

「我玩魔術給你們看。」

博士回頭向隊員們說，便將剛才那把椅子舉起來向前伸出去。驀地，兩道熱線在水平方向射過去。熱線消失後，眼睛仍然有點眩花，剛才熱線通過的地方，浮出兩道淡紫的光線，然後慢慢變淡而消失。

「你們注意看。椅子可以通過的地方，就是安全地帶。」

博士再一次將椅子伸出去，並上下搖動。熱線又頻頻射出，但是只有在膝蓋和胸部高的兩個地方才有。

「現在開始攻擊了。準備好了沒有？——號。」

吉姆將口水嚥下，跨出一步。眼睛瞪着無形的死亡圍牆，伏在地上，小心翼翼爬過去。

「好，前進。」博士下令，「不要擠在一起。」

吉姆跑過通道，在前面建築物的角落停下來，窺探前方。——他緊緊握着手鎗。

他看到左前方有一樣東西，形狀奇特。熱線是從那邊射過來的。

「不要開鎗，是我，富蘭克。」

背後又響起腳步聲。就在這時，前面的建築物射出一道光線掠過他的身旁。吉姆下意識地舉鎗還擊。

「打中了。」富蘭克說。

「向我射擊的人躲在什麼地方？」從背後跑過來的人說。

「吉姆」收拾他了。」富蘭克說。他想看看這個人是誰，但是因為外面太暗看不清楚。

「我是史密斯啊，你不認得了？」

吉姆和富蘭克都不約而同地驚叫一聲——不錯，是史密斯。



「？」

「那個熱線發射器怎麼辦，不摧毀它嗎？」富蘭克說。

「對了。誰去收拾那個東西。」博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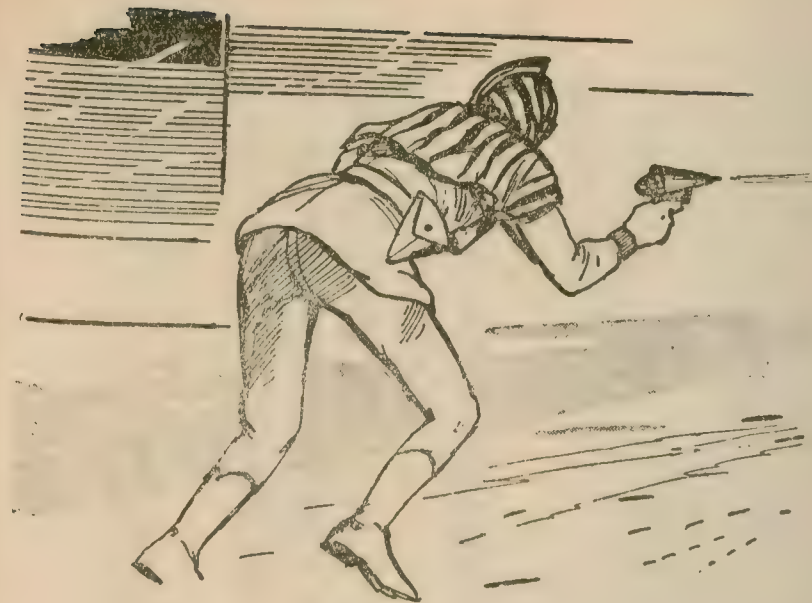
從黑暗中跑出一個人。

「好。去。我們掩護你。」博士說。

那個人繞了一個圈子，跑到自動熱線發射器後面。突然，一道白色的閃光照亮了四周。他跑回來說。

「好了，沒關係了。」

「好。」博士抓了一個隊員的手。



「？」

「我們馬上攻擊公司本部。注意。散開。」

「博士，那幢建築物有人。」

「好，先佔領下來。準備好了沒有？」

「這跟借錢是兩回事。」

博士氣喘吁吁地跑過來。

「叫你們不要擠在一起，沒聽到嗎？」

「剛才古姆不是還你了嗎？他救了你的命啊！」

「我是最後一個出來的——爲了保護你們。因爲你們向我借的錢還沒有還呢？」

「你回去通知凱利。其餘的人跟我來，我們佔領那幢建築物。」

吉姆的任務是潛到建築物前面去，在離道路大約六公尺的地方監視。吉姆走到先前打中一個人的地方，但是路上並沒有人影，他想會不會是打偏了，因為路面很暗，找不到血跡。博士將每一個人的任務分配妥當後，便帶着六個人從正面攻擊。富蘭克也在裏面。博士把大門敲開，他們便衝進去。

吉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倚在冰冷的圍牆。經過一段很久的時間，他覺得東方天空已近破曉。大門口終於出現了人影，他怔了一下，立刻舉起手鎗瞄準，但是走出來的是博士。他帶着四個俘虜。

「把這些傢伙帶回學校去。」博士命令一個隊員。

「現在攻擊公司本部。」

這時，背後傳來一聲喊叫。回頭一看，原來是凱利他們跑過來。

「博士，等一下。」

凱利後面跟着一大堆人。

博士因為人數增加，所以重新擬定作戰計劃。土木工程師亞爾決定跟另外一批人留在學校。凱利的任務是攻打住宅區與太空機場附近的通信局。這幢建築物裏面設有市內電話局，發射電波到萊默斯或火星邊遠地區的無線電臺，以及引導從地球來的太空船的指示電臺，是一幢十分重要的建築物。

博士本身則帶隊佔領畢却的根據地。畢却也住在這幢建築物內。博士決心要跟畢却較量一下。

博士另外派遣一隊人員，支援攻打發電廠的馬羅。

「好，現在就去。不然大家會凍死。」博士站在前頭引導隊員進攻。

他們通過運河的冰面前進。因為博士懷疑橋上可能埋有炸藥。他們先分成兩隊，一隊通過運河時，由另一隊掩護。

等到全體通過後，博士便將他們全體集中在倉庫旁邊，作最後一次指示。

「注意，不要過分散開。以免在黑暗中攻打自己人。」
他向隊員說明他的計劃。打算先包圍建築物，封鎖所有出入口處，然後由他自己帶領一

半人員從前面衝進去。最後他提醒突擊隊和掩護隊。

「口令是『火星』和『自由』。」

吉姆參加了正門攻擊隊。博士令他們排成扇形面對大門，然後其中三人拿着手鎗伏在地上。

「發現不明身份者馬上射擊。其餘三個人跟我來。」

吉姆被編入後者。博士走近大門，一門關得緊緊的。他按了電鈴後等了會，但是毫無反應。他再按一次，然後從格子窗往裏面喊。

「讓我們進去。我們有緊急情報通知總經理。」

然而，裏面仍然靜寂無聲。博士有點氣憤。

「快一點，我們在外面會凍死。」

裏面還是靜悄悄的。博士發火了。

「開門啊，畢却。我們隨時都可以攻進去。再給你三十秒鐘，三十秒一到我們就不再等了。」

時間一秒一秒消逝。

「時間到了，畢却。我們要進去了。」

這時，氣間的壓縮空氣帶着噓聲漏出來。博士叫隊員稍為後退。他們屏息等着，手鎗瞄準着大門。

準着大門。

門開了，一個男人走出來。

「不要開鎗。」那是一種鎮定而快活的聲音，「沒事了，完全解決了。」

博士注視着這個人。然後悲喜交集地叫出來。

「啊，羅林博士。」

兩個人都消失了

原來，羅林博士從昨天晚上就會同六個市民代表前來找畢却，企圖說服他。知道波多爾夫婦被殺後，擁護畢却的人大減。連庫加都變得膽怯，頻頻勸導畢却重新考慮。

馬克博士、羅林博士和馬羅三個人坐在一個小房間內。馬羅在發電廠接到博士的通知後

，立刻發電通知北方殖民地及其他各殖民地，要求他們派船前來。他雖然因睡眠不足，眼睛佈滿血絲，但是仍然提起精神，起草要送到地球的報告。博士擔心他受不了，逼着他休息一會。

「畢却的神經好像不太正常了。」羅林博士說。

「一點沒錯。」馬克博士回答。

「必須強迫他住院，把他隔離起來。」羅林博士說完，回頭望了一望被他們軟禁的畢却，又說：

「侯校長怎麼處理？馬博士。」

「你的意見呢？」馬克博士轉向馬羅。

「只有送回地球。」

「這個辦法很好。」

「但是誰來接替侯校長的職務呢？在我們出發到北部以前，學校必須先開課啊！我看只有偏勞你了。當然是暫時代理一下。」

「我？不敢，不敢。」馬克博士說。
「但是孩子們都喜歡你嘛！」
「不，不，絕對無法接受。」
「這個學校有一個叫林登的年輕教師。史都校長曾經推薦他繼任校長的職務。這個人看來很不錯。」羅林博士插嘴。

「我看過他一面。這個人的確不錯。但是我沒有指名的權利。」馬羅放下咖啡杯，擦了擦嘴角。「船到橋頭自然直，時間會解決問題的。對不起，我要在這桌子上小睡一會。」
吉姆和富蘭克一起回到學校，等待船來送他們去哥派士。巴馬夫人和她的助手們爲了準備那些疲憊不堪的男士們的早餐，正在廚房忙得團團轉。吉姆已經精疲力竭了，肚子也餓得咕嚕咕嚕叫。但是因爲太興奮了，反而一點睡意都沒有。東方天空浮現出一片魚肚白，天快亮了。

吉姆要了一杯咖啡，正在呼呼吹氣，史密斯走過來說：
「你打死了要殺我的那個傢伙嗎？」

「只是打傷了。現在正躺在醫院裏。」

史密斯好像有點迷惑。

「那都無關緊要了。這是你的借條。請你拿回去。」

吉姆大為驚訝說：

「史密斯，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只希望你拿回去。」

吉姆想了一下說：

「你的誠意非常感謝，但是我不需要。借的東西一定要還。」

史密斯看了吉姆一會。一隨便你了。」說完便將借條撕得粉碎。然後掉頭走了。

吉姆弄不清楚史密斯為什麼這麼做，所以想去問富蘭克。這時，人羣中有人喊他。

「馬羅，馬羅在不在？」

「馬羅隊長在公司本部，不在這裏。」有人回答。

「不是，是他的公子，吉姆·馬羅。請你馬上到門口來。」

「我馬上上去。」吉姆推開人羣，大聲回答。富蘭克也跟在後面。

叫他的那個男人一看到吉姆便慌慌張張地說：

「事情鬧大了。火星人來了。」

吉姆和富蘭克急忙跑出去。十幾個火星人在學校大門口。吉姆，古古羅都在，但古普沒

來。

「早，吉姆，早，富蘭克。」

從吉姆懷裏傳出另一個聲音。

「呀，吉姆。」

威利斯真的完成任務了。雖然沒有及時趕上，但完全成功了。

「偷走威利斯的人在那裏？」吉姆問。

吉姆一時沒弄清楚吉姆的意思。

「他問，校長在那裏。」富蘭克說。然後用火星語回答他。自從他們佔據學校後，侯校

長一直躲在校長室裏面。雖然他們已經勸了好幾次，但是他還是不肯出來。

吉哥要求吉姆帶他去，吉姆無可奈何只好答應了。當他們通過氣閘時，吉哥必須彎下腰來。裏面的人立刻亂成一片。

來到校長室後，吉哥將威利斯交給吉姆，默默地檢查把手。忽然，他用力一拉，房門的把手和鎖全被扭斷，於是他彎下腰走了進去。

「你是什麼東西？」侯校長怒斥的聲音傳了出來。

不久，吉哥便退出來，走出大廳。

「吉哥剛才不知在裏面做什麼。」富蘭克說着，並探頭進去，「吉姆，校長失蹤了。」他們到處找不到校長。

兩個人急忙跑出去。在氣閘前追上了吉哥。走到外面後，吉哥又問：

「企圖傷害威利斯的另一個傢伙在什麼地方？」

富蘭克告訴他畢却在公司本部。

「帶我去。」吉哥說着，順手將他們兩個人抱起來，另一個火星星人馬上接下富蘭克。

威利斯舒舒服服地倚在吉姆懷裏，眯着眼睛。吉姆則躺在吉哥有如搖籃般的手腕裏。火

星人慢慢走向公司本部。本部的建築物相當大，所以火星人大門時不需要彎腰了。

他們一進去，又引起了一場騷亂。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馬克博士從房間裏走出來。

「他們要跟畢却講話。」富蘭克說。

馬克博士和火星星人用流暢的火星語交談了許久，然後說：

「我去帶他來。」

不一會，博士便帶着畢却走回來。羅林和馬羅也跟在後面。

「你有客人。」博士將軍却推向大廳中央。

「就是這個人嗎？」火星人說。

「什麼事？」畢却仰望着火星星人，傲慢地說。

火星星人攏過來，將軍却剛在裏面。

「走開！」畢却大聲喊。

火星星人慢慢將圈子縮小。畢却企圖衝出來，但是被他們巨大的手掌擋住了。圈子越來越

小畢，畢却在圈內奔跑，終於完全沒入他們的人牆內。

「放我出去！」畢却又在喊，「你們這些傢伙。有什麼權利——。」

突然一聲慘叫。然後，再也聽不到畢却的聲音了。

他們散開了，裏面一個人影都沒有。地板上也找不到半點血跡。

吉哥臨走時向吉姆說：

「吉姆，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

「不，我必須留在這裏。」吉姆心有餘悸，用生硬的火星語回答。

「那麼，威利斯呢？」

「威利斯當然跟我在一起。對不對，威利斯？」

「對，吉姆。」

「那麼，告訴吉哥。」

吉哥聽了以後只說了一聲再見便走了。聲音裏充滿了哀怨。

馬克博士和羅林博士站在剛才畢却所站的地方，低聲耳語。馬羅則站在他們旁邊，傾聽

他們的談話，好像很感興趣。

「吉姆，我們到外面去。」富蘭克說。

火星人還站在外面沒有動。他們看到吉姆便說：

「會說我們語言的人們在什麼地方？我們想跟他談一談。」

「一定是馬羅博士。」富蘭克說。

兩個人跑出去，從大羣中將馬克博士拉出來。博士跟火星人談了許久，火星人才道了

聲再見，匆匆離去。馬克博士呆在地站在那裏，好像滿懷心事。

在氣悶裏，吉姆問他：

「你們談了什麼？」

「不要擔心，博士回到剛才的房間。」

吉姆說：

「好，吉姆，你好像很不開心呢。」

「伯——」

「他們要求我們離開。」

「離開？」

「他們要我們離開火星，回到地球去。」

「呃，爲什麼？」

「這是他們的命令，也可說是最後通牒。他們堅持不管男女老幼，全部回去。——他們可不是開玩笑的。」

火星自治宣言

四天後，馬克博士搖搖晃晃走進休息室，他顯得疲憊不堪。

「隊長，好不好請他們暫時離開。」

馬羅請大家出去後，隨手把房門關上。

「宣言準備好了沒有？」博士問。

「好了。有一部份借用美國獨立宣言的文句。」

「句子都無所謂了。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同意了。雖然有兩三個地方來電查詢，但最後都同意了。」

「通知地球了沒有？」

「昨天晚上用無線電廣播了。可能馬上就有回電。你這一邊呢——？」

「啊！」博士揉了揉眼睛說，「他們勉強同意我們留下來。」

馬羅站起來，準備錄音：

「我們錄好唱片準備發表，免得要重複說幾次。」

「不，正式的發表最好不要用唱片。」博士頓了一下說，「我們人類登陸火星後，已經有五十幾個地球年了。雖然我在這幾個小時裏，好像對火星人增多了幾倍瞭解，但無法否認，

還是不懂得他們。我們總認爲他們是人，硬要把他們套在人類的模子裏，可是他們並不是人，跟我們完全兩樣。」

博士想了一下又接下去說：

「威利斯最好儘快還給火星人。」

「吉姆不肯的，可是，如果這樣作他們就高興的話——。」

「你還不知道？威利斯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啊！」

「我不否認威利斯也有關係，但爲什麼的關鍵呢？」

「我也不曉得怎麼說——你的名字可能會記載於這個國家的史冊上，被尊爲國父。可是，吉姆才是這個國家的救主。不，是吉姆和威利斯救了我們。威利斯對吉姆的愛慕，吉姆對威利斯的友情，才是我們得救的關鍵。他們要求我們離開火星。但是，因爲有吉姆，所以最後他們也讓步了。本來他們還計劃把我們統統殺光的。」

「可是，我不相信火星會作出這種事。」

「他們一直以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們。因爲畢却計劃將威利斯賣給倫敦動物園，所以他們光火了。但是，吉姆和威利斯的關係終於使他們軟化了。他們讓了一大步。」

「我不認爲他們有這麼大的能力。」馬羅說。

「那麼，畢却的事你如何解釋？」

「……」

「他們有沒有這種力量，我們最好不要妄加斷語。我們對火星人一點都不瞭解啊！」
「他們爲什麼把吉姆和威利斯的事看得那麼重。威利斯只是一隻動物啊！」
「我也不知道，不過你知道威利斯的火星名嗎？」
「牠有火星名嗎？」

「威利斯的火星名叫『維繫世界的希望』，或者就叫『年輕又充滿希望的』，也可以簡單地叫做『希望』。」

說完，博士便默不作聲了。因此馬羅說：

「你是說威利斯的名字具有某種意義。」

「是啊！你對威利斯的看法怎樣？」

「知識稍爲發達的一種火星動物。」

「我却認爲是火星人的幼蟲，也就是說，是火星成人前的一種狀態。」

「但是身體構造完全不一樣啊。」

「就像毛蟲和蝴蝶的關係一樣啊！因此必須儘快把威利斯歸還給他的同伴，牠可能馬上

就要進入蛹的階段，長期多眠了。下一次出現時，說不定是一個完完整整的火星。火星還有很多很多奇怪的現象，但是，如果我的看法正確，那麼我們就可以瞭解威利斯的存在，為什麼這麼重要了。」

「總而言之，非常感謝你能够讓我們繼續留在火星。我們可能要等到很久很久的將來，才能瞭解火星。」馬羅說。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已經五百年了，但是，到現在白人還不瞭解印第安人，人類尚且如此，何況火星。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瞭解他們哩！」

博士站起身來。

「我想洗一個澡，睡覺去了。哦！先找吉姆去。」

「等一等。我想火星自治的實現可能還要遭遇許多困難。」

「但是我們必須奮鬥到底。你知道由地球上的人，來指揮火星上的事務，是一種錯誤的作法。就拿這次的事來說，如果樣樣都去請示總公司的幹部們，不曉得現在將變成怎樣的一個局面了。」

博士摸摸下巴說：

「人類必須為自由奮鬥。」

「現在已是地球人認識火星的時候了。他們如果認真考慮到地球上的糧食人口問題，就應該有一套完善的措施，來維持火星的和平，繼續辦理移民工作才對。」

「我也希望如此。」

「我看，我們的期望終有一天會實現的。因為火星人已成為我們的朋友了。對了，我要去跟吉姆談一談。」

「吉姆一定很失望。」馬羅說。

「他很快就會忘記的。也許會找到另一隻巴恩沙，再教牠講英語，給牠起名叫威利斯。但是，不久吉姆就要成人了，不會再對巴恩沙感興趣。」

博士悄然說完，又搖搖頭，喃喃自語：

「威利斯到底會變成什麼呢？我真想知道。」

元15册每
元75套全

書叢著名學科復光

著原 德彭・遜爾納……………遇奇的號星土

，員行飛等三名一任擔，裏船貨空太號星土的舊破在，克畢人空太
。遇奇的串連一了生發，後之到來他從自船空太艘這

著原 蘭海・勃羅……………去過的逝消遊重

到回機行旅間時的明發時當乘再，我的界世來未到來眠冬工人用利
。行旅的趣有又、妙奇又種種了做，界世的去過

著原 男昌川瀨……………機危的球地

着朝正石隕質物反羣一有，中空太在現發揚紀卓年少，初紀世一廿
去星金到架綁徒歹被，士博卓的機危球地救拯能一唯，來過迫球地
…………前眼在就滅毀的球地着看眼，

著原 蘭海・勃羅……………年少星火

人星火在，是於。作工發開事從星火在始開已民移球地，後年幾十
或動感人令少不有然當，問之物動星火的怪奇隻那及以，人球地、
。了生發事故的酸辛

著原 夫莫希亞……………國人器機

個這在。名聞而人器機造製以，「國亞利拉索」星行個一的中宙宇
，難困重重了服克探警利貝的來球地從，索殺兇奇離了生發裏家國
。兇真了出找才

元12册每
元60套全

集選著名學科年少

著原 魯貝・周……………湮萬兩底海

三連二接船輪多許，上洋西大及洋平太的綠碧，際無邊無望一那在
狂瘋長艦摩寧號斯拉其諾是就這，了沉擊獸怪的大龐秘神隻一被地
？麼什是名姓實真？人國一那是他道知人有沒。劃計仇復人驚的

著原 顧彌漢・門德愛……………界世的後年萬百

制限的間時了破打却，廈大樓高碎炸有沒它，彈炸的比無力威顛一
的亡死臨瀕球地個一是一界世來未的後年萬百一到飛炸市德米將，
。活復度再球地使於終，苦萬辛干過經，得彼年少的敢勇，代時

著原 斯爾魏……………爭戰大宙宇

，唇下的型子楔和唇上的尖尖有面下睛眼，來出爬中筒圓從人星火
頭從，毛眉有沒也，巴下有沒面下巴嘴，巴嘴的型字V的笑可成形
…………顫冷陣一覺感身全我，手觸的樣一蛇像隻幾出伸接直下

著原 爾塞魯・克蘭佛……………人敵的形隱

人現發們他爲因，世去繼相內月個兩在，家學科的世於名聞個二十
它，宰主所物生球光的見不看由而，翁人主的上球地個這是不並類
。般一肉的畜家吃，畜家養畜類人如就，量能的類人取吸們

著原 魯貝・周……………征長的島造人

航中洋海在以可了造製資巨惜不，活生的中想理其現實了爲人國美
在家樂音個四，有盡有應，皇堂麗富得置佈上島。島特達坦斯的行
。失消她着看自親也，境其歷身，源桃外世這上登，中會機的然偶

書叢著名學科復光

元15幣台新價特冊每

遇奇的號星土①

去過的逝消遊重②

機危的球地③

年少星火④

國人器機⑤

集選著名學科年少

元12幣台新價特冊每

湮萬兩底海①

界世的後年萬百②

爭戰大宙宇③

人敵的形隱④

征長的島造人⑤

④書叢著名學科復光

年 少 星 火

號0441第字業臺版內證記登部政內
版初月元年九十五國民華中

輯 編 局 本 : 者 編
輝 春 林 : 人 行 發
局 書 復 光 : 所 行 發

號十段二路東安長市北臺
號3296北臺號帳撥劃政郵

廠 刷 印 教 國 : 所 刷 印
號五十六段二路柵木市北臺

元15幣台新價特冊每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